

件 夾



文 件

·L 班台萊耶夫作

夏 懿 譯

紹 齋 書 店 發 行

張介祉公陳于伯纂卷



甥
張介祉摹印

序

臥病申江載離寒暑曩歲服官五行省由淮而汴而吳一督三楚遂領畿囂所至接交省中僚采不下數十百輩盍簪之雅笙磬同音心所最折服者厥惟長沙陳伯屏中丞憶余丙午開府三吳中丞時由皖臬來縮蘇藩一見如舊相識蓋中丞以名翰林轉侍御史科第在余先余以兄事之而中丞執屬下禮惟謹談次悉湖南丁卯鄉試出蘄水畢東屏先生門下溯余乙亥鄉舉東屏先生適典黔試誼屬先後同門中丞貽余詩有滉籍同門判後先句蓋紀實也前官台諫會上疏嚴彈某尙書直聲震畿甸繼劾雲南報銷舞弊案外而督撫內而樞部均干重譴奏牘尤騰誦海內舉朝爲之側目未幾一麾出守十載浮沈中丞澹然處之逮任監司洊升大府年華已垂垂老矣余由吳調蜀中丞適繼余任以不慊於同官某督屬下一二不肖之徒復迎合而媒孽之一切措施無從展布齎志以歿適余在鄂靈樞返湘時臨江一弔從此人天永隔河山亦異已忽忽三十年矣今夏中丞賢甥張君介祉以手集遺疏介何肖雅省長乞序於余披覽一過除奸而外舉凡裕國興學制夷防海諸要略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卷尾小令數十首尤妍雅可誦所惜已非全稿余與中丞交誼具詳舊作夢蕉亭筆記中茲不再述惟念乾坤旣毀中丞目不覩鼎革身不居夷市天上騎箕甯非至幸獨余江湖老病草間偷活猶獲展誦斯編追維昔款竊不禁潄潄淚下也乙亥五月貴陽陳夔龍後石氏序於海上花近樓時年七十有九

序

長沙陳公伯平中丞光緒初與余同官京朝在翰林時文翰最著名及任臺諫風裁峻整彈劾不避權貴舉發雲南報銷一案直聲尤震朝右一麾出守十年不調積資浚歷封疆余守蘇州時公適開藩而至告余曰首府十年不調我是過來人君不必牢騷我輩爲官意初不在升官也後石中丞升任鄂督公卽繼其任相處二年地方安靖情意交孚歡如在長安時也旋以衰疾薨於位余刊郡齋影事載其言論風采甚詳亮節清風無愧千古矣余又於話夢集中仿杜工部八哀之例作一詩哀之懷賢之意重于報知己也今張君介祉携公奏疏詞稿將付諸剞劂而問序於余竊維公當日奏稿其見諸邸抄者膾炙人口余亦耳熟能詳其餘條陳時政風聞言事各抒意見凡留中未發者余亦不敢妄加議論惟倚聲諸作昇平雅頌藹然元音不期於垂盡之年得飽聆之不禁爲之一快且尤喜張君淵源家學篤念渭陽之親爲之導揚盛美益令人敬服無已也乙亥立夏古閩何剛德識於平齋

序

余弱冠宦湘蚤聞陳伯平中丞居臺諫日疏劾權貴事卽欽慕其人後官京師獲交中丞誦嗣養直太守公度觀警道威郎中昆仲修五族叔亦來遊都下時相過從然於中丞之撰箬固未嘗一覩也今春遇叔於海上出其所輯中丞公奏稿及小詞數十闕命爲校勘箬賞付

梓且以中丞遺稿已多散佚惟此吉光片羽彌堪珍惜亟欲廣布以免就湮乃先將詞稿屬余妻弟梁衆異刊登青鶴雜誌（已見本年六月十六七月十六兩期）并乞袁君帥南選入湖南詞鈔叔近又得友人之助爲之印行可謂有志竟成矣叔生有至性見義勇爲曩嘗刻蔡忠烈詹忠節諸集表章先哲叔此舉不獨足報舅氏之恩亦卽蒐存文獻之素志也余適將北上爰綴數言以歸之時乙亥仲夏張超南蟹蘆書於滬江旅次

題詞

長沙治術傳三策楚澤忠言託九歌賴有陽元能輯佚外家文獻已無多

疏劾三公世所賢晚傷駭鼠竟沈泉追論朝政參詞旨腸斷光宣四十年（伯平中丞以劾蔡乃煌憤悒卒官王湘綺輓之有抗疏劾三公晚傷鼯鼠千鈞弩語一時傳誦）

修五先生姻長刻伯平中丞奏議及詞 先生中丞出也敬題二絕

乙亥五月梁鴻志衆異拜稿

猶有光芒護六丁悅從紙尾展遺型詞華不薄柳二變（帥工詞獨嗜痴余作以其愛遊嘗舉伎家醜葬柳七事爲諷殷望有如子弟）諫草誰如張九齡（帥早列諫垣直聲震朝右及長外臺百僚嚴憚風采）愁病星星憂國死病眸爛爛向人青（病榻猶蒙溫誨）廿年畜志身能見狂喜看天復涕零（久欲掇拾遺文張以佳傳而迄未果）

宏獎眞如席上珍衣裳曾擅主家春（用后山妾薄命詩意）更尋趙土知無地莫報荊州

愧有身湘水斷墳悲宿草（帥歸葬湘江擬展其墓以道遠未果至今耿耿）戟門殘角槍前塵（亂後佐幕數居撫署）東南文采傾當日頭白江湖賸幾人（同幕舊人惟熊秉三夏劍丞二老在滬）

病與羣昏作老讎孤根無計掃毗蜉輦金駟僮窺兵柄奪節途人識鬼謀（某藩欲以陳德龍爲協統見阻於帥昌言必奪撫座）丹旄臨江悲大鳥覆巢射影及閒鷗（某藩旣升任以治遊爲辭褫余同里稅務停委二年）刑天他日看羣舞家祭聞翁亦少休（帥爲督藩滬道三方傾軋憂憤而逝後某某等皆於粵蜀被難不保首領）

平生恨未識賢曇（刻集者爲帥宅相張君）酒淚如潮尺集戡善本人間應萬紙清流天上許同龕峴碑誰不思羊祜楚望猶當食伍參（辛亥之變國人集矢某督）箕尾有靈如念我爲憐棠拜尙江南

癩庵撫卹遺集刊行敬跋長句

侯官林敏植肖輪初稿

我在年幼的時候會當過牧童，給地主蘭特殺夫放過外國種綿羊。後來我曾在尼古拉也夫城做過木匠。後來我又被編到海軍裏去。隨後革命發生了。後來我自然是去打仗。隨後人家會教我讀書寫字。後來又教我算術。

我現在却在管理着一個布瓊尼畜牧蘇維埃農場（註一），至於我爲甚麼管理布瓊尼畜牧蘇維埃農場——我將留在以後講。我現在要講的是一件極小極不重要的，即我有二次在前綫被俘的事情。

這是在內戰時代的事情。那時我是雜瓦盧亨同志的布瓊尼騎兵特務隊裏的戰鬥員。我那時候非常年青：二十四歲。

那時我們和我們的師團駐紮在一個小小的德里村上。

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而前面却是烏拉凱將軍（註二）那畜牲在進逼着。

我們退却了。

我記得，我有兩天不會睡覺。我記得，我走路一勁兒搖擺。老是磨擦着那左腳上的瘡。那時候我還有兩條腿呢。

註一：以蘇聯元帥布瓊尼爲名的國營畜牧農場。

註二：斯庫洛、馬孟託夫、烏拉凱，都是蘇聯內戰時期的反革命白黨軍官。

「喏，我記得，我在院外的一個小橋上脫着左脚的靴子。我一面脫靴子，一面想：

『哎呀，』我想，『我現在可怎麼走路呢？媽媽的，磨擦出這麼多的泡！』

當我正想到這裏，把靴子脫下來的時候，——從我們司令部來了一位傳令兵。

『特洛費謨夫！』他喊。『快些！你得去司令部去！維瓦盧亨同志要你去！』

『是，』我說，『啣！』

我拾起靴子和包脚布，便用一條繩走到司令部去。

『嘿，』我想，『見了什麼鬼了？人家的脚痛的要命，可是又要你跑得像小孩子似的！』

『是的！』我說。『你好嗎？黨代表。叫我幹嗎？』

維瓦盧亨正坐在窗台上，在數衣服上的鈕子。他一向就好數鈕子。他是個神經病的人。他是頓河的一個礦工。

『坐下，』他說，『坐在椅子上，特洛費謨夫。』

『是，』我說，我便在椅子上坐下了。我把靴子和包脚布擱着擱在膝蓋上。他從窗台上下來，把鈕子摸了一下便說：

『是的。』他說，『特洛費謨夫……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給你辦。請你向我宣誓。在革命的名義下，如果有必要，你便肯犧牲。』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合了眼睛。拋開脚布。

『是，』我說。『我肯犧牲。』

『那麼，你把靴子穿好吧！』他說。

我迅速的穿上靴子。把鞋伸到靴裏面去。把靴筒提上。把靴韁在地上蹭了一腳。

「啊哈！」我說。「我已經穿好了。你說吧。」

「好，」他說。他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封文件來。是一個打有地火漆印記的大紙信封。「就是這個，」他說，「你把他拿出去吧！你牽匹馬，趕快到盧甘斯克（註三）騎兵司令部去。把他當面交給布瓊尼同志。」

「是，」我說。「我去交給他。我當面交給他。」

「特洛費謨夫，但你要知道，」雅西盧亭同志說，「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我們的處境是很糟糕的……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你的任務是很危險的。我簡直是送你去死。」

「是的，」我說。「事情是這樣的！我恨道……」

「也許，」他說。「白衛軍也許把你用槍打死，也許把你活捉去。因此，你要留神，——在文件裏面有很重要的軍事報告啊。」

「是，」我說。「我決不把文件給白衛軍拿去。我一定同文件死在一起。」

「在緊急的時候，」他說，「你就把他毀掉。倘若你能到達盧甘斯克，報告的內容有很簡單的幾句便夠了；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乘那被分散的哥薩克隊伍（註）還沒有聯合起來的當兒，必須從後方把他們

註三：盧甘斯克即現在的伏羅希洛夫格勒。

註：哥薩克是當時反革命白黨的軍隊。

全數消滅。用最高的代價奪取軍事中心。我們師團裏已經沒有多少士兵了。敵方的士兵有我們的兩倍多。沒有緊急的援助——我們便完結了。」

「明白了，」我說。「我們要完結了。你把文件給我吧，同志……」

我把文件拿到手裏，看一看，摸了摸，把襯衫解開便把牠望皮帶裏面的貼胸一塞。

「再會，黨代表！」

「再會，」他說，「特洛曼謨夫。但願你活着回來啊。」

我跑到門階上去。閉了眼睛。便把靴踵蹾了一腳。

「呵嘿！」我想。「唯獨這個妖精，這個瘡太為難我了！」

我跑到牧場去。我們的馬正在那裏玩耍——垂着頭，在咀嚼雜草。

我挑了一匹最好的馬「黑人」，這馬是很出奇的，它是俘虜來的澳洲馬。我把鞍子

理了一下，跳上去，把腰一彎，用靴後跟在馬肚上打了幾下，便飛跑起來。

我的黑人和林妖一樣飛跑起來。我們沿着菩提樹下的砂路飛跑，菩提樹婆娑地騷響

着，我的耳朵裏也嗚叫起來了。才用一分鐘便跑出一里路去，可是我的黑人也不過是笑

笑，叫叫，搖搖頭罷了……快極了！

一會兒跑過了一架橋……

一會兒繞過了一個燒得禿光光的村子……

一會兒又跑進森林……

森林裏黑黝黝地……濕漉漉地……我間或把頭抬起來，尋着太陽；有了太陽找路便

比較容易。我剛把頭抬起來——樹枝便打到臉上來。我便又彎下身去，又俯到黑人的頸

上去喘着氣。

你們要知道，忽然把森林走盡了。我一看——眼前是一條河流。是條什麼河呀？這不是要命嗎！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我沿岸往右面跑，我要找一個橋，但沒有找到。轉過來，往左面跑，也是沒有。

這條河非常寬，黑沉沉的——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小頓河。

『唉，』我說，『這多麼倒楣，沒法子，黑人，你就跳進水去吧。』

我徐徐的從懸崖跑下去，把馬勒向水跑。馬就跑近水去。

『喂！』我說。我便輕輕的鞭打起來。我把繩纏繞着。

黑人不動。

『噢！』我說。『笨東西你怕水嗎？』

黑人立着，搖動着身子。耳朵也顫動起來了。

『鬼東西！』我說。

我於是像一個傻子似的生起氣來了。我一面往牠的身上打，一面咆哮：

『你快跳啊！……』

黑人跳了下去。便一直投進水底去了。一直投到水的深底裏去了。

我已經不知道，我怎麼來得及離開蹬，不過當我伸出頭來的時候，我一看——祇有

泡在往上湧着。

唉，我非常可憐那匹馬……我在這地方的四周游泳了一刻鐘的工夫。我老是期待着

「那不是——」那不是黑人把頭伸到水面上來了。但是黑人的頭是伸不到水面上來了。牠已經淹死了。

我於是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噉泣起來，便游泳到對岸上去了。

我從水裏爬上去。我的身上像一個淹死鬼一樣的往下流水。把帽子也掉在水裏了。我的靴子也脹大起來。穿這麼軟的靴子走路是很輕快的。

我走了。我沿着小路走。太陽烤着我的左頰，——那麼，盧甘斯克該在右面了——右面還有些希望。我懷抱着有希望的方向走。在這個時候我的身上愈來愈乾了。我的靴子也乾起來。我的靴子於是一點一點的縮小，我的靴子擠起腳來了。

突然不知是從甚麼地方來了一個人，不是軍人，是一個平民。穿着農民衣服，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你好，」他說，「……」

他便笑了。

我說：

「什麼，」我說，「你笑什麼？」

我有些害怕了。這並不是在村裏散步游樂，這是在前線上，這不是玩的。

他却說

「兵老爺，我笑的是您很和氣。」

「什麼，」我說，「我怎麼和氣？你是什麼人？」

「我，」他說，「我以前曾經是一個人，我現在是一個喪家之犬了。您不要看我沒

有尾巴，我終歸是一條狗……」

「噢，你，」我說。「你說得清楚些。」

這流浪漢却笑了。

「你們，」他說，「你們把我的老婆殺了，我剛才用石頭可也把你們的哨兵打死了。」

我說：

「你怎樣的，把一個哨兵打死了？」

我馬上拿出手槍來。他却捏着自己的喉嚨，撕扯着自己的襯衫而且高喊着：

「你槍斃了我吧，你槍斃了我吧，馬孟託夫的兒子……」

我於是明白了。我的頭上沒有帶制帽，別人又看不見星章，所以這個人以爲我是土匪，馬孟託夫的黨徒，白色的哥薩克。

「誰？」我說，「誰把你的老婆殺了？你快說！」

「你們，」他答，「是你們，是你們老爺們把我的老婆殺了。你們把我的房子也燒了。而且把燻庫，把我的老太太也用刺刀刺死了。謝謝你們吧……」

接着他突然跪下。他並且哭起來了。

「啊哈！見鬼！」我想，我遇見的是十個瘋子。我對他要怎樣辦呢？」

「你站起來吧！」我說，「可憐的人。走開！你完全錯了：我不是白黨。我却是一個真正的紅黨。」

六。他站起來對我看。用那樣的，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眼睛對我看。他的眼睛是那樣的

大，是那樣的悲哀，簡直真的和狗的眼睛一樣了。

『你走開吧，』我說，『請你走開吧！』

他却在看着。

我非常害怕。其實我是有『白朗寧』手槍，在槍筒裏是有六顆彈丸的，但是我仍然是害怕。心裏似乎有什麼痛苦似的……

這個農夫不做聲。那時我就從小路拐過去而且當心的從他的旁邊走過去了，於是我再往前走。又把瘡碰了。你們要知道，我的瘡又作祟了。當我同瘋子站在一起的時候，我的鞋子早就乾透了。

簡直沒有法子來說，這個瘡是怎樣的作祟。我走起路來老是搖幌。

我的背後突然有腳步聲。我回頭一望——原來跑來的是瘋子。他跟我跑了來，並且不知察覺些什麼。

哎呀！我嚇唬着了，——一點力量也沒有了。連跑也跑不動。我便停下來。我於是舉起白朗寧手槍，把槍機開動了。

我自然是開不響的。在我游泳的時候，子彈殼已經被水淹沒，潮濕了。

然而瘋子站着了。他站下便又喊道：

『老爺同志，你不要往坟那裏走。到坟的後面你就活不成了。』

我沒有聽懂他的話。……到那一個坟的後面便會活不成？我以為他是胡謔！我便一直往前面走了。

在那個時候，我自然不知道，他們是把一切山都叫做坟的。恰巧我便往山上爬起來

了。我往山上爬幾步，突然看見——我前面的山上——有騎馬的哨兵。我馬上猜出，這是出來放哨的。肩章向太陽放着光，捲髮的古班人在閃動。哥薩克的馬刀，大槍……在閃爍着。

雖然我有一個可怕的瘡，我仍奮跑開去了。我跑到叢林裏，拋了白朗寧手槍。我用手往懷裏，往皮帶裏，往我揣着給布瓊尼同志的秘密文件那裏摸。

但是——我的尊敬的媽媽呀！我的文件跑到那裏去了呢？我往肚皮上摸去，肚子仍然在那裏，文件卻沒有了，沒有了……文件失落了。

「糟糕！文件失落了！」

然而馬已經從山上跑下來了，我也已經聽見哥薩克在叫道：

「喂！站住！」

我已經聽見馬的嗚呼，我已經聽見馬的嗚叫了。但是我不能跑，沒有跑的可能。你們想一想，我的瘡是不允許我跑的，那便只好束手待捕了。

我默默的給他們捉了去。唉，簡直沒有法子來說，我是怎樣的愚蠢呵。

他們圍住我，他們趕上來，他們向我逼近。

幸虧我在那個時候還有兩管呢，我像在我們村子裏打架似的。向他們把手舉起來

了。有十個人殺我打了一個嘴仗。另一个人我給他一個耳光，可是第三個人——第三個人却往我的頭上用槍托打了一

我醒轉來——身上全濕了。我一直往我的鼻臉上流。我真不知道水是從那裏流下來

的。流進鼻子裏，流進了。流進眼睛裏，流下衣領裏，流得滿身都是。

我高喊起來：

「夠了！請你們不要灌了！」

我便馬上看見：我躺在井邊的荒地上，在我的周圍，環集着軍官、哥薩克……一個
人手裏提一個水桶，另一個人手裏拿一個瓶子，裏面大概是藥水，或者別的東西

他們全都俯下身子：全都高興起來

「哈，」他們說，「他又活了。」

「他會動了！」

「他會喘氣了，布爾塞維克種子！」

「你起來吧！」他們命令我。

我站了起來，要我怎樣都是一樣的：或者躺着，或者站着，或者在椅子上坐着。我
站起來，我的身上全濕透了。我的身上老是往下流水。

「怎麼辦？」他們說。「把他帶到那裏去？」

「對他，」他們說，「對他沒有什麼可客氣的。把他，把忘八一直帶到司令部去。」

他們把我解往司令部去。我一面走，我的身上一面往下流水。我便，你們要知道，

我便一面難堪的想……

「是的，」我想，「特洛費謨夫，你的命要沒有了。你現在逃的是鬼步。」

並且，這種鬼步——也不是容易邁的。同志們，我的瘡完全爛透了。我的瘡簡直是

要我的命。簡直和用鐵鉗來夾我一樣。唉，走起路來非常的困難。

『是的，』我想，『特洛費謨夫！……你已經甚麼滋味都嚐到了，夠了。你的唇已經不會再長久的爲難你了。布瓊尼的部下特洛費謨夫，在半點鐘之後他們便把你槍斃了。』

『嘿！……布瓊尼的部下！』我想。『媽媽的！被擒了！把文件遺失了！忘不掉的！是：布瓊尼的部下把文件遺失了！遺失了！……』

『呀，』我想，『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把文件遺失了的。我不敢……』

我便偷偷的往身上摸索。你們要知道，我一面走，我一面蹣跚，我實際上却當心的往懷裏摸索，在褲子裏尋找，往腰裏拍打。並沒有文件。那麼，這便沒得說了！這便是德大的幸運，如果帶着文件被擒了，那可就更糟糕。這樣的死去——却輕爽極了。我們的文件仍然沒有落到馬孟諾夫手裏去。在良心上仍然是說得過去……

『你站下吧！』衛兵說。『你站下吧，布爾塞維克！已經到司令部了。』

我們走進司令部，走進一個穿堂裏去。又走進一個不明亮的房間裏去。他們便向我說：

『你等一等，』他們說，『我們現在報告值日軍官去。』

『好吧，』我說。『你們報告去吧。』

走了兩個，有兩個便同我一道留下。我站了一會便說：

『同志！』我說。『我同你們本來是弟兄，本來是同鄉。我們都是從同一塊土地生

長的孩子。你們以為怎樣？同鄉，」我說，「你們聽我的話，我求求你們，請你們關照些我的苦難的處境。同志們，」我說，「我請求你們！請你們允許我在死前把靴子鬆開來！……我的瘡太痛了。」

有一個說：

「我們不是你的同志。混蛋！你把俄羅斯出賣給猶太人，現在却又脚痛了。那沒有甚麼，我們可以把你同瘡一起槍斃了。你忍耐些吧！」

另一個說

「真可憐，那又有什麼呢？讓他把靴子鬆開來好了。可以的，同鄉。你把馬靴脫下來吧！」

我趕快坐到角落裏那條凳上去，險些沒有再穿。把靴子從脚上咬下來。脫下一隻靴子便去脫第二隻靴子……呵哈，鬼才知道，把光光的脚指伸開來是怎樣的舒服，是怎樣的受用。你們要知道，這麼往它上面一播，往它上面一摸，簡直快樂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來。我是再也不願意把靴子穿起來了。

我在陰暗的處所的條凳上一面坐着，一面播腳後跟，在腦袋裏已經完全起了別一種念頭——壯氣的念頭。

「鬼才知道，」我想。「我的事情不見得怎樣不好辦。並且誰有權力逮捕我？我做過什麼壞事。我是紅黨嗎？在我的身上並沒有寫着。我是紅黨，——在我的身上並沒有紅軍的星章，在我的身上更沒有證據。現在還沒有理由槍斃我。同志諸君，我還可以同他們糾纏幾句的……」

但是——我沒有來得及搔完癢——門就開了，他們喊：

「把背癢帶進來！」

「喂，浮屠，你快些把靴子穿好！」我的守衛兵們向我說。

我於是穿起靴子來了。我起初自然是把右腳裹好，把靴子穿上。然後夾收於左腳。我拿起腳布來。突然間——這是甚麼東西呢？我拿起腳布，用手摸去，便看見在那

裏有個東西。有一個紙似的東西。原來是文件！我的好媽媽呀！

文件自然是給水浸濕了，自然是破爛了……像一塊破布似的，極是皺紋。媽媽的，文件是沿着褲子落到皮靴裏去的。你們知道嗎？文件便攔淺在皮靴裏面了。

這可怎麼辦呢？

請你們告訴我，我應該把文件拋掉嗎？拋到後橋下面去嗎？若果這樣，他們要把文件尋去的。他們只要來擦地板便把文件尋去了。他們一點力也不用費。

我把文件揉成一團，在陰暗的處所便偷偷的塞到衣袋裏去了。我於是趕緊的穿上靴子便站了起來。

我說：

「我已經穿好了。」

「那麼，我們就走吧！」他們說。

我們便走進司令部的房間裏來了。

有一個軍官坐在桌子後面，人還沒有什麼，面孔也是十分和藹的。年紀很青，白睫毛。他甚麼惡意也沒有地在看着我。

然而在他的前面桌子上有一塊石頭。你們知道嗎？那是很大的一塊圓形的石頭。軍官一面笑，一面輕輕的用手摸那塊圓石頭。

我不由的也往那塊圓石頭上面看。

『怎麼的？』軍官說。『你認識這塊石頭嗎？』

『你說甚麼？』我說。

『我說的，』他說，『我說的是這塊石頭，這塊小石頭。』

『不，』我說：『我不認識這塊石頭。』

『怎麼的？』他說，『你真的一輩子不認識這塊石頭嗎？』

『我一輩子，』我說，『我一輩子從不會動過石頭。我，』我說，『我是一個木匠

。我簡直不知道，我會經對你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到底是爲着什麼。我只是一個木匠

。我在一路上走着走着……你明白嗎？便突然……』

『哈，』他說，『便突然有一個哨兵站在大道上。是嗎？你這個木匠於是拾起這塊

石頭向哨兵的頭上打去……用這塊石頭把哨兵結果了！』

他突然跳起來。把牙齒咬得一動兒發響。便大聲的喊：

『賊子養的！你到我的身上來討便宜。我把你的鼻子掛起來。我把你用火燒！我給

你一頓亂鞭吃！……』

『呀，』我想，『你真是一個魔鬼！你竟至想給我一頓亂鞭吃！……』

『噯，』我說，『沒有什麼。我也許以前打折過你這個馬孟託夫的兒子的兩腿。我

收拾你們這些寄生的貴族，已有一年半了。你明白了嗎？』我說。『你這孩子一輩的

呢！」

真是鬼主使我來說這些話！頭臉他再小一輩又能怎樣呢？那全是什麼意思也沒有。

然而他咆哮，氣惱怒了，他朝着我的臉喊：

「噢！你是布爾塞維克嗎？你是「同志」嗎？你是猶太人的間諜嗎？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這「好沒有了！……」

「朋友們！」他向他的哥薩克們喊，「快，把這搜查一下。把他，把這個忘八全身上下搜查一下。」

呀，我馬上戰慄起來。我退後一步。我睜不開眼睛了。我把我的手握成一個簡直把指甲都要刺透手心的拳頭。

但是你們要知道，我真是走運。這個時候，兩扇門忽然敞開來，有一個年青的軍官跑進來，喊道：

「諸位！諸位！對不起……將軍來了！」

他們全都跳起來，全都蒼白了臉。連那寄生貴族也跳起來，也蒼白了臉，同一個死人一樣。

「……！」他說。「這可怎麼好？我的老天爺！」

「……！」他喊。「趕快把哨放出去！趕快全都到街上去——恭迎將軍大人！趕快！」

於是所有的人便全都跑回大門口去了。

只剩下我同一個看守我的穿英國皮靴的青年哥薩克。這就是可憐我的和允許我把靴子穿開來的那一個哥薩克。你們知道嗎？

他就在門旁站着，玩弄着槍，向我的臉上望着。你們要知道，他的眼睛是很曖昧的。似乎正在微笑着。或者，這正是吃驚的眼睛？也許他害怕？他害怕我要跑吧？

我不知道，我沒有工夫來細想這一套。我把手伸到衣袋裏去，抓住文件便想：

『這真是，』我想，『再糟糕沒有事情：我把文件攔到甚麼地方去呢？我是必須把文件消滅了的。但是怎樣來把文件消滅了呢？用甚麼方法來把文件消滅了呢？把文件拋掉是不成功的。這是很顯然的事情！把文件撕碎了更不是辦法。你們也是十分知道的！你把文件撕碎了，然後那些鬼東西會把牠一片一片的黏到一起去的。不，這要想出一個妥善的措施。』

你們要知道，我一面站着，一面摸着文件，並且一面望着我的監視人。然而我的監視人的確是在微笑着。我往他身上看看，——他正在微笑。他的面相是非常可疑的。他好似在同情我，又好似在恥笑我。誰知道！最主要的是——他老是拿步槍玩弄着。

『那麼，』我想，『如此這般的把文件交給他，怎麼樣？那麼，碰巧得很，朋友，請你拿去，請你替我藏一下……』

『不，』我想，『不，這樣做不得的。這個人的面相仍然是非常可疑的。他麼，』我想，『是一種偵探的臉相。』

但是，我的惡魔！我把文件攔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終於打定了一個主意。

『嘿，』我思，『我的好媽媽呀！這有甚麼遲疑的呢？最好是把文件吃到肚子裏去！……你們知道嗎？我把文件吃到肚子裏去！便乾淨了。』

我馬上把文件拿出來。這已經不是文件了，自然，——這怎麼會還是文件，——這很簡單的只是一個硬紙團。像一個小麵包一樣。像一個用紙做成的餅一樣。

『呀，』我想，『媽媽！我怎麼樣來把文件吃下去呢？我怎麼樣來開始吃呢？我從那一面開始吃呢？』

我實在是難死了，你們是知道的。這本來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紙本來不是粗麵包。同時也不是什麼好吃的東西。

我於是看了看我的守衛兵。

他正在微笑着！你們知道嗎？白匪正在微笑着！……

『嘿，這是怎麼回事？』我想。『那麼，你是真的微笑着嗎？』

我於是厚着面皮，惡意的把第一塊文件吞到嘴裏去。便悄悄的咀嚼起來，咬動起來了。

你們要知道，我咬動是白費力氣的。我於是便大嚼起來了。

我怎樣對你說呢？自然，因為不習慣，是不很有味道的。那是一種說不出的口味。嚼起來是很困難的。然而最主要的是沒有鹽，甚麼也沒有便那麼乾燥的咀嚼着。

然而，你們要知道，我的守衛兵却不再微笑，也不再玩弄步槍了，便認真的來監視

我。他突然向我說——輕輕的說：

『喂！』他說。『你吃麵包有鹽嗎？』

你們知道，我一定得吃驚的。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於是不再回嘴了。但這時在窗外，在大街上他們正在嘶吼。高喊：

『萬歲！萬歲！萬萬歲！』

馬車彷彿是駛到近前來了。馬鈴嗚叫起來。我沒有同平常一樣的來得及驚奇，在穿堂裏的聲音更響了起來，槍托也便搗響着。我的哨兵便像一個木偶似的僵立在門旁了。我也可嚇壞了。我把我的白色的餅子揉成團，便把他整個的塞到嘴裏去。我把牠塞在嘴裏，用力把嘴閉住。我站在那裏，沒法呼吸，連唾沫都不能嚥了。

當兩扇門敞開來的時候，一大羣人便擁進來了。

走在前面的便是衛軍。一隻高身材的，帶一頂古班皮帽的，斜眼睛的狗熊。他腰裏的佩刀一動兒叮噠。隨行在他後面的是軍官、書記、傳令兵。他們全忙得要死，滿處跑，給將軍拿椅子；尤其是值日的軍官，在司令部裏異常的忙碌。這個值日的寄生貴族，竟至像一隻狐狸似的阿諛他的將軍。

『請恕罪，』他說，『大人，』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聽到來。我們，實在的，料想大人正在葉列諾夫科指揮軍隊作戰。』

『是的，』將軍說。『你們料想得一點不錯。葉列諾夫科的戰事已經結束了。紅軍敗退了。靠上帝的保佑，我們的隊伍攻下斯拉萬西爾布新克，經過奧里霍瓦往盧甘斯克開拔呢。』

他走到掛有一張軍事地圖的牆壁前面，使用手指指點解釋着，他們的軍隊往那裏開拔和爲甚麼開拔。

候便把他搜查過了。」

「那麼你們搜查得怎樣？」他說，「你們什麼也沒有搜查出來嗎？」

「不，」他說，「我們搜查出來了。」

「有什麼東西？」

「沒有，」他說，「沒有什麼東西。我們只搜查出一團布來。」

「搜查出一團甚麼樣的布來？」

「就是這個，」他說。他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布團來。說良心話，我一輩子從不會看見過牠。一團很不平常的粗劣的布條，牠是人們用來結縛草鞋的，但是牠實在不是我的東西。上帝是有眼睛的！

「是的，」將軍說。「這是一個很可疑的布團。這是你的嗎？」他問。

「你們要知道，我不過只能把頭動一動，搖幾搖，若是說出，『不，這不是我的東西』，這句話是不可能的。我的嘴被塞住了。」

於是，你們要知道，那個哥薩克便又走出來。

「大人，」他說，「這個布團並不是危險的東西。這是，」他說，「這是木匠用的尺。這裏的木匠全用布團來量東西，用布團代替尺。」

「木匠用布團代替尺來量東西嗎？」將軍說。「那麼你是一個木匠嗎？」

你們要知道，我抬起頭，點幾點，仍然是沒有法子說，「是，我自然是一個木匠。」

「我的嘴仍然是被塞住了的呀。」

「這是怎麼回事？」將軍說，「他是一個瞎巴不笨。」

『不，不，』一個軍官說。『大人，我應當向你報告，五分鐘前這個嘴巴在這裏喧鬧過來，我們把他吊殺也還太輕呢。並且，』他說，『他曾經給我一個很大的侮辱……』

『那麼，』將軍說。『這再好沒有了！那麼，』他說，『把椅子給我拿過來，我來審問他。』

他坐在椅子上，把兩隻手往馬刀上一拄便說：

『喂，』他說，『倘若你現在不向我說出，你是做甚麼的，你是從那裏來的，——我便給你個痛快。我也不問，我也不審。你聽清楚了嗎？』

我自然是聽得清楚的。這有什麼特別難懂的呢？事情是很明顯的。給我個痛快。不要問，不要審。

我沒有做聲。將軍也沉默一下才說：

『倘若你是一個布爾塞維克間諜，你便供出部隊的名稱，槍刺和馬刀的數目，司令都在甚麼地方。倘若你是此地的木匠，你便說明，你是從那一個村子來的……』

你們看出來了嗎？我一定要把村子向他說明的。咳！……

『我的村子，』我想，『我的村子，你們是非常熟悉的：埋葬地省，坎葉縣，棺材村。』

我想說，但是說不出來——嘴被塞住了。我只有一件事是忘不掉的：

『把我，』我想，『在我死後，是不可能把一個死人的嘴弄開的。我現在若是一張開嘴，文件便掉出來了。那可有戲唱了！……』

「不，」將軍說，「看樣子，這是一個要命也不肯開口的那種黨代表中的一個。這種，」他說，「這種東西是很快便把自己的苦頭咬掉的。不過，」他說，「我的一個吩咐。請你們用這條來試驗他一下。你們明白了嗎？當他肯說話的時候，把他領到我的房間裏來。我要喝茶去……」

「但是，」將軍說，「你們要當心，別把他打死了。我們甚麼時候都來得及把他打死的，我們首先要弄出口供來。你們明白了嗎？」

「大人，」他們說，「這是一定的。我們是不會把他打死的。我們一定照命令辦。」

於是將軍走出去喝茶去了。他們把我領到隔壁屋子裏去，便命令我把褲子脫下來。

「你，」他們說，「木匠，你把作業服脫下吧。」

我開始脫作業服。我開始脫可貴的布瓊呢軍的制服。

焦急，我是不焦急的。因為，你們要知道，當別人預備打你，你還去急於的脫衣服，那是很可笑的。

我一面慢慢的、輕輕的解衣鈕，我一面想：

「我的情形，」我想，「實在是糟糕。倘若他們打我，我也許要喊的。我喊起來！那文件便一定要從嘴裏掉出來。所以很顯然的，我是喊不得了。我要一聲也不出才是。」

於是強盜們在房子的正中放下一個條檯，用一件大外套把條檯蓋上，便向我說：

「向你躺下吧！」

他們從槍上把通條拿下來，把通條用一種液體塗抹了。也許是用醋塗抹的。或者是用鹽水塗抹的。我不很知道。

我躺在條槓上。

我的肚子向下，背朝上。我的背是脫得光光的。我遠記得，有一個蒼蠅馬上便落到我的背上來。但是我還記得，我沒有攔他。他在我的背上搔一下，跳兩跳便飛去了。

他們便在這個時候用通條往我的背上打了一下。

我對於這個毒打一聲也不會響，我只是一面更加咬緊牙齒，一面想：

「只要，」我想，「只要我不喊。那麼就是上帝的恩典了。」

我的文件是完全咬破了，我便偷偷的把文件往肚子裏藏。他們打我，我爲了代替吶喊嘶叫，便馬上嚙進一塊文件去。我沒有做聲。但是，自然是很痛的，他們自然一點也不憐惜的用力的打我！他們往我的背上打，往我的這個地方——背下面一些的地方打，往我的肋上打，往我的腿上打，往我的身上到處亂打。

我是痛得慌。但是我不做聲。

軍官們全都驚奇起來了。

「喂，」他們說，「這真是一個怪物！這真是一個標本式的！來吧！……朋友們，打呀！……請你們把他打到半死。打到他願意講話！打到這惡黨叫哼起來！」

他們便又加力鞭笞我，這條軍又加力鞭笞：

「——！——！——！——！」

我却把頭往條凳上倒下去，咬住牙齒不作聲，便一直的不做聲了。

「不，」一個軍官說，「這個舉動是不十分妙的。他這是做甚麼？他這惡魔也許真的把他的舌頭咬下了呢？……喂，請你們停一下！……」

他們停住手。他們氣喘吁吁的。可憐的東西們是累了。

「你呀！」一個軍官說，「你真是一個木匠吧！你不要管管我？你說！」

我這個傻瓜却答：

「不，」我說。

我便把牙齒鬆了開來。我便把嘴唇張了開來。我這樣一來，嘴裏的東西便掉出來了。嘴裏的東西便落到地板上去了。

咳！我有多麼痛心！……

「喂，」一個軍官說，「是甚麼東西從他的嘴裏掉出來了？關羅列夫，你看！……」

關羅列夫走近去看。一面看，一面說：

「是一個舌頭，大人……」

「甚麼？」軍官說：「你說甚麼？舌頭！」

「正是，」他說，「大人，在地板上有一個舌頭。」

我應聲起來了。

「喂，」我想，「也許我眞的把舌頭同文件一道咬壞了？」

我把自己的舌頭轉動一下，便是我自己也很難明白：這是甚麼東西？這是舌頭或者

不是舌頭？我的嘴裏又難受，又痛苦：有墨水，有火漆，有鮮血……

我往地板上望去，便看見：

是啊，真的在地板上有一個舌頭。在地板上有那麼一個很不平常的，紅色的，血淋淋的舌頭。在舌頭上面滾落着一個蒼蠅。你們知道嗎？我是怎樣的難堪啊，你們知道嗎？

同志們，那是舌頭啊！那是自己的舌頭啊！那並不是別人的舌頭啊！最主要的是——有一個蒼蠅落在舌頭上面。你們想得到麼？一個蒼蠅落在我的舌頭上面，我都不能把牠，把魔鬼趕走。

這一切是太使我難堪，我使哭起來了。上帝是有眼睛的！我簡直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起來了！……我躺在外套上便痛哭起來了。

強盜們立在周圍，非常吃驚，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這個時候有一個軍官說：

『關羅列夫，』他說，『你把它拿過去！』

『是，』關羅列夫說。『我把誰拿過去？』

『把舌頭，』他說，『我叫你把舌頭拿過去。傻子，你聽不清楚嗎？』

『嘿，』我想，『不！你們太開玩笑。我不能允許你們來作踐我的舌頭。』

我很快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把我的眼淚和嘴裏所有的東西都嚥到肚子裏去，我伸出臂膊，拾起舌頭便把牠塞到嘴裏了。

我險些沒有把牙齒弄斷。

我的媽媽！我甚麼時候也不會看見過這樣的舌頭。又堅硬又結實。這簡直是石頭，

並不是舌頭……

我馬上便明白了。

「媽的，」我心想，「這並不是舌頭。這是火漆。你們知道嗎？這是我們的黨代表，羅瓦盧寧同志的火漆印記。」

唔，這有多麼使我發笑。

我用牙齒把這一個火漆的舌頭很快的咬斷，便偷偷的把牠吞到肚子裏去了。

我躺在那裏。使我好笑得沒有法子再躺下去。

我的背發熱，我的骨頭發痛，我却險些兒要笑出聲來。你們以為我笑的是甚麼？

我笑的是那些強盜們倒被我的舌頭嚇壞了。他們真被嚇壞了！將軍是有命令給他們過的！那麼將軍向他們說甚麼來？將軍叫他們把我，有氣息的，不帶傷的領到他的房間裏去。但是他們現在呢？……

有一個軍官——他簡直用手把腦袋拘住了。

「呀！」他說。「喂呀！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這怎麼的？真的，他把舌頭吃到肚子裏去了！你們知道嗎？他把舌頭弄沒有了！我的上帝，」他說，「這個混蛋！……」他便把他的圓輪椅子挪到我的近前來。

「兄弟，」他說。「你怎麼的了？啊？你為甚麼哭呢？」

可是我並不是在哭，我是在笑。

「啊？」他說。「也許，」他說，「你躺得很不舒服？那麼你要說話。我們可以拿枕頭給你。你，」他說，「你要枕頭麼？你應該答覆一下的。」

我更答覆他：

「啊啊……」

「甚麼？」他說。

我說：

「聽聽……」

我老是搖頭。你們知道嗎？我像一個真正的啞巴一樣。

「是的，」軍官說。「真不假。他是把舌頭吞到肚子裏去了。那麼，」他說，「朋友們！請你們快些把他送到郊外醫生那裏去。也許，對他還可以有甚麼補救的辦法。也許，他沒有把舌頭咬得一點不剩。也許，可以去縫上的。」

「你把衣服穿好！」他們說。

他們却幫助我穿衣服，他們給我披作業服，給我扣鈕子，好像我是一個小孩子，我不會這些似的。但是我把他們推開，自己把衣服穿好。我自己把鈕子扣好便立了起來。用自己的腿立起來了。

很顯然的，第一件事——我是要摸摸背脊的。要看看，到底是怎樣的了。

我可——怎麼向你們說呢？背是發癢的。背變得粘縛縛的，變得非常不受用。連脚也變得非常的不受用了。連腿也立不牢了。嘿，腿變得太糟糕了！

「喂，」他們說，「我們走吧！」

我們走出去。我們往空地裏走，我們往前走。我，一個軍官——你們想想看——還有那穿英國皮鞋的哥薩克。他姓壽可夫。

『你聽明白了，壽可夫，』軍官說，『請你快些把他領到郊外去。我馬上便來趕你。』

你要知道，我現在得跑到大人那裏辦件事。

他把他的軍用刀一掛便跑開去了。

我們經過空地。走着。我，走在前面；壽可夫，却走在後面踱步。他換着肩來架槍，他一聲不響。

我說：

『你聽我說：老鄉……』

他却答道：

『不要做聲！』

我說：

『老弟，你做次好事！……』

他却說：

『走好！不要說話！』

這真是一個怪物。這真是一個走狗！

我於是不再同他談話，便沉默着走路。

你們要知道，我一面走，一面跌交，一面打種種的主意，我老是想。我的事情是完全糟糕了。不論在甚麼地方，不論往那裏去，——也不會好的。

你們想想看，我怎麼辦。我跑嗎？有人拿槍跟在背後。跑起來——那仍然沒有任何補救的。

不，我的事情是不痛快的！嘿，我的事情是太不痛快了！只有一件事是使我安心的，我把文件吞到肚子裏去了。這是最要緊的！這便沒有甚麼了。我在死前的良心仍然是受不到任何譴責的……

於是我們來到了那小。這處門軍事的說法，在平常是叫做診療所，或者是叫做醫院，我不知道。

是一個小小的木造的房子。窗戶沒有關。有一個樓梯。有許多的病人坐在扶梯前面和窗戶下面的土堆上，他們排着隊伍等待着。

有一個在那裏搖着一隻白綁帶裏的受傷的胳膊，另一個的腿上裹着繃帶。第三個老是用手撲着腮——他牙疼。第四個搖着頸頸上的疥瘡，第五個——說不上他是怎麼的了，他只是坐着，抽着烟。自然他們都在議論，在談講，在說笑，在打趣……

我的守衛兵說：

「好啊，朋友們！」

他們向他答

「託福！你往那裏走，」他們說，「你不排隊換名次嗎？你坐下吧，你是第十四個來的。」

他說：

「我們不排隊換名次。我們，」他說，「我們有最要緊的舉證。」

「你們從司令部裏來的嗎？」

「是的，」他說。「你們知道，黨代表有病了。」

「喂呀！」他們說。「他身上甚麼地方有病了？」

「他，」他說，「他嘴裏的牙有病了。他想要在死前鑲一個特號的金牙。」

「喂呀，」他們說。

魔鬼們哈哈的笑，尋開心。連那個人——壽可夫也哈哈的笑，也找話來尋開心。

「那麼，」他說，「黨代表，請坐，請休息一下，我的上司跑到那裏辦亭去了。那麼，」他說，「你不要難為情！」

我是不難為情的。坐，我雖然沒有坐下，我可輕輕的依靠在那個頂住扶梯的木頭柱子上。

我默默站在那裏，我用背往柱子上擡癢，我沒有理這幾個忘八。

「隨便，」我想，「隨你們開心去吧。你們不也是很可憐的嗎？你們仍然是病人，你們是很無聊的。」

他們譏笑我一些甚麼，我甚至聽也不去聽。你們知道，我正在觀賞景緻。

哈，這景緻有多麼美好！是的，我從不曾看見過這樣的景緻。上帝是有眼睛的！甚至我們的村子裏也不曾有這樣的花圃和這樣的白楊叢。並且空氣又這樣的清新！蘋果正在放香。天空那樣的藍，——簡直比黑海還要藍。是的，我簡直準備觀賞一輩子。

我現在所有的是怎樣的一個生命？是一個短促的生命。所以我觀賞，因為以後將會太遲了。有着這個原因我已經要觀賞一輩子。我甚至要把腦袋探伸到天空裏去。

你們要知道，那上司，那帶馬刀的軍官老爺跑來啦。他的臉脹的通紅，他的身上破亂地、狼藉地、好似有誰把他打過一頓一樣。他叫我怒吼：

『嘿，』他說，『你怎麼吃舌頭呢？』他說，『你把舌頭嚥了，然後好叫我去替你答話呢？是嗎？婊子養的！……』

你們知道嗎？他一伸手便『啪』的給我一個巴掌。

我對他這種舉動一聲也沒有響，我只是把牙齒咬緊了便往他的頭上回敬了一拳。

嘿，他於是大大的生氣、呻吟、嘶叫：

『我槍斃你！……』

我却給他一個——耳光！又用全力再給他一個——耳光。

他便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坐到扶梯那邊去了。

自然，這些病人要算我兩筆賬。把我的手背過去，向我的太陽穴——把手槍端出來

。我却沒有動。我爲什麼要動？……我好好的站立着。

這個時候軍官站起來，把自己的軍官帽擱下，說道：

『你們等等，我來槍斃他……』

後來他擡一下頭，合上眼便說：

『咳！……我的心裏很不痛快。』

他們很快的把他拉回扶梯踏上去，朝着他的臉，玩起把戲來——各人用各人的東

西：有的，你們要知道，用破布，有的用樹枝，有的簡直用自己的被綳帶裹着的手

『大人，』他們說：『怎樣？……好了嗎？』

『沒有。』他說，『沒有完全好。』

他們又玩一下把戲。

『怎樣？』

『好了，』他說。『謝謝吧……好傢伙，朋友們！』

他們，那些混蛋們，答道……

『大人，您太辛苦了！』

後來他們便說：

『怎樣？可以來槍斃他嗎？』

『不，』他說，他便站起來。『不，』他說，『我的意思，還是等一等再來槍斃他。』首先要把他領給醫生看一下，反正他是免不掉來吃黑藥的。我，』他說，『隔半點鐘後我還要叫他來開藥的。我親手來用他開張。不過首先，』他說，『仍然應該把他醫好的……』

……
『壽可夫，請您先把他領去，快些領到醫生那裏去，我隨後就到。』

你們知道嗎？他害怕！他害怕同我一起走。甚至和壽可夫一道同我在一起他都不敢

……
『那麼，』他說，『還有誰……啊，你，』他說，『費拉託夫，你身上有手槍，你同我們一起走。』

壽可夫用槍柄打我，喊：

『喂，走啦！惡魔！』

我走了。我走上扶梯便進到那一個房間裏去——更衣室裏去。

你們要知道，那裏的空氣簡直要人命。儘是石炭酸味，到處陳列的是漏子，玻璃瓶，鐵罐子。你們要知道，到處都是塵埃，骯髒。牆是黑色的，在牆邊放着一個木頭的傢俱，在牆上，有一件軍服外套，一頂制帽和一件帶肩章的夏服掛在衣鈎上。

我把所有的這些東西全看清楚了，因為我們在更衣室裏整整站了一分鐘，當大人才走上扶梯時。你們要知道，這又要使他心裏不愉快的。人們便又用樹枝向他打一番招呼了。

然後他走來便說：

「嘿，你們！」他說。「站在這上做甚麼？給我到醫生那裏去！趕快！」

於是壽可夫又用槍柄打我一下，費拉託夫把門敲開，我便向醫生走去。

醫生，本來是一位醫生！上帝是有眼睛的，使人沒有法子說——那麼老的一個老頭。白頭髮，短小的身材，他的身材是那樣的短小，簡直連他的腳都給工作服遮沒啦。你們要知道，有一位半光着身體的強壯的伯伯却高挺着胸脯立在他的前面，醫生正用聽診器給他聽。那個人用胸脯呼吸起來，簡直就是戰友瓦西里。畢杜霍夫。

你們要知道，我們走進去，醫生却說：

「應當敲敲門，才對。」他說。

但是當他看見是司令部的軍官的時候，便馬上換了一種聲調說：

「對不起，」他說，「少尉大人。我，」他說，「我以爲是病人不換各次往裏跑呢。」

「不，」軍官說，「你錯了，我們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請你費心，把病人丟開，來幫幫忙。」

「是的，」醫生說。「我十分願意效勞。」

他於是很快的給戰友畢杜霍夫診完病，用藥酒在他的身上抹了一下便丟開了。他自己却走到水管前面洗起手來。

「是的，」他說，「我是謹遵台命的。」

「好的，」軍官說。你看見這一個人了嗎？這個人在幾分鐘前把自己的舌頭瘋狂地咬下來啦。」

「阿哈，」醫生說。

他後來說：

「不過，請問，他是怎樣咬下來的？……他昇把舌頭完全咬下來或者是只咬下來一部分？」

「我不知道，」軍官說。「也許他只是咬來一部分。關係並不在這上面。最重要的是，他現在不會說話。您明白嗎？我們却還需要審問他。那麼，」他說，「您不可以想一個甚麼辦法嗎？利用科學的方法，使他在死前稍微說幾句話。」

「我來看一下子，」醫生說。

他便開始淨手。

「我來看一下子，」他說。「這並不難。雖然，」他說，「我應該真實的告訴您，我們的科學不會研究到，能讓沒有舌頭的人講話。自然是，看一下子是可以的。這本來

沒有甚麼麻煩。但是我站在科學的觀點上仍然很難給您一個確切的答覆。看一下，」他說，「我是可以看一下的，不過……」

「好吧，」軍官說。「你給看一下。不過，大夫，您不可以迅速一些嗎？您不可以稍稍的迅速一些嗎？」

「可以，」他說。「爲甚麼不可以？很可以迅速的……」

於是，你們要知道，他開始用手巾揩手指頭。你們要知道，他揩淨一個，——便看二看，玩賞一下，再去揩第二個。然後第三個。然後第四個。然後其他的。

軍官——簡直跳起來了，簡直飛起蹄子來了，甚至靴刺都響起來了。

醫生却不會理會到，慢慢的揩拭手指頭。嘴裏還喃喃的講。

後來他走近我說：

「那麼，年青人……請您把嘴張開！」

我不願意把嘴張開。但是又想：

「其實這有甚麼……還有什麼捨不得嗎？……」

我打定主意便把嘴張開來了。

「再，」他說，「您再張一張……你再張得大一些！」

我又盡我的可能，把嘴大大的張開來。

「請您再張大一些，」他說。

於是我把我的口腔一直張到耳根那裏。

「這樣麼，」他說。「可真的夠大了。謝謝。」

他往我的嘴裏望一望，用他的乾淨的手指攪了攪便說：

『沒有的事。』他說。『他的舌頭沒有病。』

『怎麼？』軍官說。『那是不會有的事！』

『我老實告訴您，』醫生說。『舌頭還好好的呢，只是青色的。』

『不，』軍官說。『您錯了。我清清楚楚看見的，他把舌頭吃了。』

『那麼請您看看好了，』醫生說。

我的嘴便呈現到他的眼前。你們要知道，舌頭是安穩的在裏面轉動着呢。

嘿！我的好媽媽！這軍官驚奇起來了。他的眼睛快要掉到鼻子上去了。

『是喇，』他說，『這是什麼一回事？怎麼，』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難道

這個惡靈，他有兩個舌頭不成嗎？』

『不，』醫生說。『他未必有兩個舌頭……一個人有兩個舌頭是不合理的。這是科學所不容許的。我，』他說，『我在科學的觀點上雖然解釋不清這一個事實，但是很顯

然後，很明白的——舌頭是什麼毛病也沒有。』

『呸！』軍官說。『那麼他是把我哄騙了！那麼，他會說話？那麼，無賴，你能夠

講嗎？』

『是的，』我說。『我能夠講話。』

對不起，我向他說出這麼一句很可能使他從椅子上跌落下來的話。

他呢——你們以為怎樣？他生氣嗎？你們以為他會向我咆哮或者撕打起來嗎？那完全不對。他是笑起來了。他簡直高興極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好像是，你們要

知道，有誰送給了他十五個盧布（註）似的。

「呀，」他說，「難道這不是做夢嗎？難道我不會聽錯嗎？」「那麼，」他說，「把你說的話再說一遍……」

我又說一遍，並且還加添許多。我說的是：你們比最不要臉的東西還不要臉，大人。我說的是，你們……

你們知道嗎？他並不還嘴！他並不動手！他只是像一匹馬似的笑。

「你再說一遍！」他說。「你再說一遍！」

我也不願意再謾罵下去了。事實上有什麼意思呢？我又不是留聲機。我牢牢的立定，吵幾句便沉默起來了。

這個時候他止住笑，整理一下他的指揮刀，便開始命令道：

「您，」他說，「大夫，請您費神把這一個黨代表稍為調理一下，把他稍為安靜一下，使他恢復常態，然後把他打發到我們司令部去。哥兒們，你們把這一個俘虜看守住。費拉託夫留在這裏，壽可夫——到戶外警備。等完了事，壽可夫，你把他領回司令部來。」

他掛上鋒利的馬刀便跑開去了，壽可夫也便跟在他後面。門在他的前面敞開來，壽可夫也便跟在他的後面跑到外屋去。

在那裏，在這個外屋裏，這間時候突然有一個人喊：

「哎——呀！」

「怎麼了？這是怎麼的了？」醫生說。

那位壽可夫却喊：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呀！請您不要分神。是大人跌倒了。把腳絆到柱子上去了。」

「咳，」醫生說，「難道可以這麼猛烈的跑路麼？」

這裏只剩我們三個人了：我、費拉託夫和醫生。

醫生，真像是一位醫生！呸，上帝是有眼睛的，誰看見他也不能不發笑的。

倘若要把這一位醫生來碰一下——那簡直是不足介意的。用一個木匙都可以碰倒他。

但是我觀察起來，我在這裏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第一樁是，費拉託夫，像一個竿子似的，帶一支手槍站着。然後便是窗戶，窗戶雖然是開着，但是在窗外土堆上有許多病人坐着——並且他們的聲音我可以聽得很清楚，——又加在窗台上還放着各種東西：罐子、漏子、瓶子，和有着長皮管的大大的馬的腸器……

不是，我以爲，我在這裏是甚麼辦法也沒有的。我就很老實的站着了。

醫生却給我診治起來。

「那麼，」他說，「青年人……請您把嘴張開來。」

我說：

「我把嘴張開來做甚麼？您，」我說，「您沒有看過嗎？」

『我，』他說，『我想仔細看一下。』
『好吧，』我說。『給您仔細看一下。』

我先把嘴張開來，我便把舌頭伸出來。

『是的，』醫生說。『您的舌頭是什麼病也沒有，我可以賀您的喜。不過，』他說
『您的舌頭非常藍。彷彿是把它在墨水中洗過澡來？啊？青年人，您，——沒喝墨水
嗎？哈哈！』

『我沒有喝，』我說。

『是的，是的，』他說，『連您的牙床都腫脹起來了。那麼，』他說，『請您吃二
點彼拉米東（註）吧。』

我把彼拉米東吃下去了。也並沒有什麼。你們要知道，我是非常想吃的，我很想把
醫生也吃下去。

『您怎麼的了？』他說。『您是軍事俘虜嗎？』

『是的，』我說。『我自然不是到這裏來做客的！……』

『那麼，您是一位布爾塞維克嗎？』

『是的，』我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

『啊，』他說，『您坐下。您爲甚麼站着呢？那不是襪子麼，您請，——您請坐。』

『不，』我說，『謝謝你吧。在我，』我說，『在我坐櫃子的地方有了一輩子也忘不掉的記念了。我，』我說，『我無法用這個地方來坐櫃子了。倘若我還會活下去，我』我說，『我是忘不掉這回學的。我，』我說，『我一定要牢牢的記住。』

同志們，對不起！我便馬上脫下褲子，給醫生看。

『唉，』醫生說，『唉，這多麼殘忍！』

費拉託夫，紅毛的蠢貨在這個時候却哈哈的笑起來：

『哈哈！』

『你怎麼的了？』醫生問。

『對不起，』他說，『大夫，我實在是耐不住了。』

醫生皺一下眉，說道：

『那麼，』他說，『年青人，倘若他們不捨棄您，請您常來，——我還可以送您一些彼拉米東。』

『好吧，』我說。『我一定要來的。』

我自然是笑了。請問，我死後爲甚麼要求驚嚇一個老頭？我又不是耶穌基督。我老

金在準備死。你們要知道，我已經不希望活下去了。不，我一點也不希望活下去了。

『沒有甚麼了，』醫生說。『您可以請走了。』

他自己便很快的走到水管子前面——去洗手指頭。

費拉託夫於是命令道：

『請步走！』

他要把他的手槍——預備着。

我們穿過外屋往街上走。壽可夫正同那些病人一起坐着，同那些病人在土堆上坐着，談笑着。他們全向他哈哈的笑，他們全把牙齒露了出來。

「啊！」他說，「請黨代表的安！怎樣，」他說，「給您鑲上金牙了嗎？」

那些人們全笑道：

「哈哈！……」

「你們要知道把混蛋們全樂死了。」

連費拉託夫也高興的笑了起來。

我說：

「他們怎麼不，」我說，「他們怎麼不給你在喉嚨裏鑲一個這樣的金牙……唐波夫的標鳥！」（註）

他們又全都笑起來了：

「哈哈！……說得漂亮！好！」

壽可夫向我回罵：

「我是唐波夫的標鳥，你可是什麼？你是，猶太的不是？」

我說：

「你知道嗎？我是連話都不願意同你講的，走狗。你是，」我說，「你是一個出賣

註：唐波夫是俄國省名。「唐波夫的標鳥」含有說笑的意思。

上年江南北各屬被水成災。地方賑撫需款。籌措維艱。全賴官紳等熱心捐助。接濟要需。臣等勸辦之時。聲明如有獨捐鉅款者。准予奏請優獎。以資激勵。前以徐州府銅山縣職員張開鼎捐助江北賑銀二萬兩。升任蘇松太道瑞澂捐助養廉銀一萬一千餘兩。經臣端方會同前撫臣陳夔龍先後奏請。將張開鼎之子舉人張兆岐。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伊姪侯選知縣張祖貽。以道員雙月選用。又將瑞澂捐款移獎其子。候選同知國華。以道員歸部選用。候補筆帖式桐華。以郎中分部行走。均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茲據江南蘇州賑捐總局司道詳准。駐湘賑捐分局咨稱。湖南常德府武陵縣人花翎同知銜前任山東博山縣知縣劉德沛。捐助銀一萬兩。轉解濟賑。聲明不敢邀獎。惟查該員飢溺爲懷。慨輸巨款。當此捐務已成弩末。尤屬不可多得。未便沒其好義之忱。詳請援案。將前任山東博山縣知縣劉德沛。獎給道員。仍留原省補用等情。前來。臣等伏查上年蘇省常鎮等屬。災重款絀。籌辦賑撫。挪墊一空。亟待陸續籌還清款。無如常捐賑捐零星湊集。斷難彌補。巨虧今該員誼重恤鄰。捐輸巨款。洵屬急公好義。有裨賑需。核與專摺請獎成案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前任山東博山縣知縣劉德沛。以道員仍留原省補用。以示鼓勵。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調翰林院庶吉士譚延闓等六員來蘇差委片

再江蘇爲沿海要區。財賦重地。一切政治。本極殷繁。加以近日百度具興。民心不靖。事機旁午。因應不容偶疏。以臣疆寄初膺。尤賴佐理得人。藉資臂助。惟本省候補各員。雖屬人浮于

事。而一經循名責實。仍不免艱于取材。再四思維。不得不爲異地借材之舉。茲查有翰林院庶吉士譚延闓。才識闳達。體用兼賅。內閣中書張志潛。學有淵源。洞明時務。四川候補道熊希齡。閎通機警。實業擅長。浙江候補知府張琳。博通今古。練諳治要。安徽候補參將劉利貞。軍事穩練。朴勇堪資。湖南候補都司楊明遠。久習水軍。尤長緝捕。以上各員。臣知其才均可用。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由臣調蘇差委。期于庶務有裨。如蒙。俞允。現在譚延闓。熊希齡二員。尙在湖南原籍。張志潛在京供職。餘在各省供差。相應一併請。旨。飭下吏部陸軍部分咨各該衙門。暨湖南安徽浙江等省。行令各該員。迅速來蘇聽候差委。臣爲要政需人起見。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御賜福壽字謝恩摺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賫摺差弁回省。接到。恩賞福字一方。正月初八日。復由陸軍部火票遞到。恩賞福壽字各一方。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伏念臣忝撫胥台。旋更歲籥。愧乏鼠壤牛涔之報。疊蒙龍章鳳藻之頒。華袞同榮。葵衷倍結。欽維我。皇上。釐延在宥。緞錫無疆。秉。詠訓以敷仁。鞏。皇圖而永祚。福慶天保。珍符應而珠璧聯輝。壽並嵩高。墨寶濡而星雲叶瑞。迺值。宸幾之暇。迭叨。奎翰之頒。祐錫鸞牋。耀珠躔於一路。恭銘象琯。符寶鑑于千秋。龍渥自天。感深無地。臣惟有誠輸藻頌。介景重慶。對擬麥邱。宜年永祝。福林。俗效宣揚。而慶誌三吳。壽域納民。樂熙皞而春偕萬物。所有微臣感激欣忭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

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留朱之榛辦理善後牙釐事務暫緩赴新任片

再署理蘇州布政使補授淮揚海道朱之榛現已交卸藩篆本應飭赴新任惟該員總辦江蘇善後牙釐等局均關緊要現值勸辦臬匪用項紛如尤賴財政經畫得宜庶免左支右絀徧察蘇省道員中如該員之精心會計熟悉情形者頗難其選自未便遽易生手臣等往返電商意見相同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補授淮揚海道朱之榛暫緩赴任留蘇辦理要政俾資臂助出自 鴻慈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昭文縣職婦程葉氏同子曾棟遵承先志捐田贍族片

再據昭文縣知縣張昭詳據職婦程葉氏同子五品銜長蘆補用鹽大使程曾棟呈稱氏故夫員外郎銜戶部河南司主事程繼漣生平樂善性成每欲倡置義田未償素願今氏命子曾棟將所遺坐落昭文縣境田五百畝三分七毫五絲捐作義田計絕契價銀四千八百五十兩零又捐北水門大街房屋一所用作莊房計絕契價銀五百五十四兩零歲收租息除完賦祭掃等用外餘悉贍助族中孤寡貧乏以完故夫未竟之志造具田號莊規各冊結呈學移縣加結鈐印詳請具 奏前來臣查士民捐貲贍族田粟準值銀千兩以上者例得請旨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今昭文縣職婦程葉氏恪承夫志捐田贍族價銀在五千兩以上洵屬敦宗睦族任卹可風核與歷辦請 旌成案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員外郎銜戶部主事程繼漣建坊 旌表以維風化除抄奏同田號莊規各冊結咨送禮部

查核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准補淮揚海道朱之榛委署臬司篆務片

再江蘇按察使陸鍾琦前經奉 旨調補江西按察使。所遺江蘇臬司篆務。應卽委員接署。以便陸鍾琦交卸。前赴調任。茲查有准補淮揚海道朱之榛。廉正不阿。措施精密。堪以署理。除檄飭遵照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端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奏。

松江府知府戚揚荐保人才片

再時事方殷。需才孔亟。按循資格。則充位者多。采用虛聲。則覆餗者衆。虞廷考績。明試爲先。漢代任官。推選爲重。蘇省良二千石。頗不乏人。類皆勤政愛民。足資擢用。而其中最爲傑出者。則莫如松江府知府戚揚。該員才識宏達。有守有爲。每辦一事。悉能規畫遠大。條理精詳。故舉措裕如有鎮定不搖之概。上年辦理公司采石一案。力持大體。商民翕然。現在辦理臬匪。籌度防勤。胥協機宜。凡拊循將士。審訊匪犯。布置偵探。籌備餉糈等事。無不一躬親日。夕匪懈。督辦藩司瑞澂亦亟稱其才。洵屬體用兼賅。堪勝大任。倘荷 天恩。破格錄用。必有成效可觀。非臣所敢擅請。臣爲時事需才起見。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分發試用縣丞徐守緒救護遭風難民出力請獎片

再案據江陰縣知縣孫友蓁詳據分省試用縣丞徐守緒呈稱。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隨同前浙江巡緝私營管帶黎受田巡緝至江陰縣屬新溝江面。風浪陡起。波濤洶湧。忽見江船傾覆。當同弁勇等冒險救護難民。聶長明等三十二名。送由前署江陰縣吳鏡沆。

實遣回籍。詳請援案奏獎。當經批飭。確核詳辦去後。茲據江蘇按察使陸鍾琦核詳。并據聲明。前浙西江巡緝私營管帶黎受田業已因案革職。毋庸核獎。前來。臣覆查總理衙門續議救生章程。外海水師管帶人等。遇有中外船隻。在洋面遭風。瞬將沈沒者。果能奮勇冒險。救出三十人以上。准其比照異常勞績奏獎。每次不得過二三員。又查三十二年政務處會奏新章內開。現在各省奏保此項。有在長江等處。并非海面危險。亦援照請保者。諸多混冒。嗣後均請照尋常勞績保獎。各在案。今該徐守緒。隨同營官巡緝江面。於驚濤駭浪之中。救生至三十二名。洵屬異常出力。惟既奉奏定新章。自應遵照辦理。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分省試用縣丞徐守緒。俟補縣丞後。以知縣用。俾資激勸。除將履歷清冊咨部查核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蘇屬水災籌辦賑出力員紳擇尤保獎摺

奏爲蘇屬水災籌辦賑出力員紳擇尤保獎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三十二年。蘇省常州鎮江二府屬之荆溪宜興金壇溧陽等縣。被水成災。低田悉遭淹沒。顆粒無收。餘如丹徒丹陽常熟昭文新陽華亭婁縣東浦等縣。被水地方。收成均極歉薄。無錫陽湖縣境之芙蓉圍黃天蕩等處。亦被沈災。各該處圩岸塘工。多被沖決。居民蕩析。待哺嗷嗷。當經妥籌賑撫。節將開辦冬春兩賑。及辦理完竣。布置善後各情形。由臣方會同前升撫臣陳夔龍。先後由電奏報。其辦賑勸捐得力員紳。亦經于奏請截漕案內聲明。懇恩從優獎勵。各在案。茲據前署江蘇布政使朱之榛。現任江蘇布政使瑞澂。查明蘇屬籌款辦賑。尤爲出力各員。

紳開單詳請奏獎前來。臣等復查蘇屬水災地至十數縣之廣。時歷八九月之多。人約數十萬之衆。災情實爲奇重。仰沐天恩浩蕩。頒帑截漕。并准開辦賑捐。并收七項常捐。以資賑濟。并由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分遣紳董。查放義賑。臣啓泰前在江蘇藩司任內。亦酌撥官款。遣派公正員紳。會同印官清查戶口。區別輕重。核實散放。一面函電交馳。告災求助。但于賑務有毫釐之益。無不竭力經營。其時江北淮徐等處。被災尤重。皖北鳳穎一帶。同時洚飢。舉凡協賑之款。辦賑之人。旣不能不注重淮徐。又不能不分濟皖北。以致蘇屬籌辦工賑。其難尤倍于尋常。幸賴在事員紳。實心實力。或籌款募捐。或下鄉查戶。或散放錢米。或修築圩堤。官力所不逮。則輔之以義紳。義賑所不足。則助之以官款。類皆躬冒風霜。不辭勞瘁。始終罔懈。辛苦倍常。用能使款不虛糜。民沾實惠。哀鴻遍野。衽席重登。洵屬異常出力。查江北辦賑員紳。業經臣方會同前升撫臣陳夔龍。江北提督臣蔭。恭摺開單奏獎。皖北辦賑人員。亦經安徽撫臣擇尤奏保。蘇屬事同一律。自未便令其向隅。惟查各屬辦賑義紳內。有三品銜候選道洪受祺。候選直隸州知州狄惟恂。前山西汾陽縣知縣沈士林。候選訓導史悠颺。廩生馬敬培。史國鈞。周渤。監生彭思翊等八員。聲明不敢邀獎。擬懇恩准傳旨嘉獎。以示優異。其餘在事員紳。已由臣等覆加釐剔。凡出力稍次者。均酌給外獎。謹擇實在尤爲出力各員紳。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勅部。照擬給獎。以昭激勸。除將各員紳履歷咨部查核外。所有蘇屬水災籌辦工賑出力員紳。擇尤保獎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武進縣蔣壽衡捐助賑銀請 旌片

再據蘇州布政使瑞澂詳稱。前年武進縣。被淹較重。籌辦賑濟。集款甚難。查有監生蔣壽衡。遵其故父蔣兆榮遺命。慨捐賑銀一千二十兩。洋五百元。詳請 奏獎等情。前來。臣查士民捐貲助賑。銀數在千兩以上。例得請 旨建坊。今武進縣監生蔣壽衡。遵其故父遺命。捐助銀洋賑濟飢民。洵屬善承先志。好義可風。核其銀數在千兩以上。與建坊之例。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武進縣監生蔣壽衡。爲其故父蔣兆榮。自行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以昭激勸。除抄奏咨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蘇省設立自治諮議兩局遴委官紳先行開辦摺

奏爲江蘇省城設立自治諮議兩局。遴委官紳先行開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于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欽奉 皇太后懿旨。着民政部妥議自治章程。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擇地依次試辦。又于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欽奉 皇太后懿旨。着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諮議局。慎選公正明達官紳。勦辦其事。各等因。欽此。當經臣方先就江甯省城。設立籌辦地方自治總局。並附設諮議局。派員延紳。詳加研究。已將開辦情形。會同臣啓奏具 奏在案。伏查自治諮議兩項。同爲立憲之基礎。泰西各國憲法。各有不同。而近可取法者。莫如日本。然其維新之初。亦復幾經考察。因時改良。乃得漸收整齊畫一之效。至今猶未能臻于完備。中國情形較異。人民程度不齊。舉行太驟。或不免成效未覩。流弊先滋。此前奉 明詔。宣布憲政。而不能不先之以預備也。江蘇省會。距上海最近。交通既早。智識灌輸。

風氣之開通。過于他屬。自奉預備立憲之諭旨。羣情鼓舞。望治孔殷。自應官爲提倡。俾紳民切實講求。庶幾法理互相研究。人材藉以養成。以仰副朝廷亟圖自強之意。現經臣等奉就蘇州省城。擇地併設自治諮議兩局。均以藩學臬三司總理局務。札委江蘇候補道王仁東。蘇州府知府何剛德。充兩局局長。又委候補知府陸懋勛。長洲縣知縣宗能述。元和縣知縣魏詩銓。吳縣知縣金元。煇同爲該兩局參事。并照會省紳前翰林院侍講學士鄒福保。爲自治局局長。其餘課員以下。由總理會同局長。遴選嫻習法理官紳。分別委用。已經刊給木質關防。次第開局。酌擬簡章。就省城長洲元和吳縣三邑。先行試辦。自開局以來。每值星期。臣等必親詣該兩局。督同總理局長參事諸員。邀集蘇紳王同愈。江衡。蔣秉章。潘祖謙。尤先甲。陶治元。孔昭晉。張履謙。吳韶生。石祖芬。程增瑞。吳本善等。將自治諮議兩項。應行事宜。詳加討論。一俟民政部及資政院。擬定詳細章程。奏准頒行。即行遵章辦理。該兩局所需經費。均由藩庫分別籌撥。自治局用項。應候地方籌有的款。再議歸還。諮議局用項。應請作正開銷。其省外各府州縣。間有紳士請設自治會者。均經臣等批令先行試辦。并飭該地方官。妥爲監督。勿任稍有流弊。統俟省城辦有明效。并奉到奏定章程。再行次第推廣。通飭遵辦。除分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民政部。查照外。所有江蘇省城。設立自治諮議兩局。遴委官紳。先行開辦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翰林院編修章際治留辦南菁學堂庶務長請免扣資俸片

再據蘇州提學使毛慶蕃詳稱江蘇南菁學堂庶務長在籍翰林院庶吉士章際治于上年

送部引見。授職編修。在京供職。該員性行端謹。操守廉潔。辦理南菁學堂事務。深資得力。現正改辦伊始。所有籌備各事宜。均關緊要。是以敦促南旋。仍充該堂庶務長。查學部奏定續擬提學使辦事權限章程。內開課長以下各員。除就本省官紳選用外。准由提學使詳請督撫分別調用京外人員相助爲理。又查奏定章程。辦理學堂。必須充當總理。或監督。總分教習者。免扣資俸等語。今章際治以編修留辦南菁學堂庶務長。管理教務。綜核財政。責任綦重。似與總理監督總分教習無異。援照定章。詳請奏咨立案前來。臣復核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章際治免扣資俸。不停升轉。以昭激勸。實于學務大有裨益。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青浦縣節婦陶周氏被人逼嫁自盡請 旌片

再據署青浦縣知縣趙夢泰詳稱。卷查前縣田寶榮任內。訪聞縣屬大蒸鎮地方。有陶姓寡婦。被人逼嫁。自盡情事。卽經派差查拿。并傳屬補報。旋據原役將犯陶加根獲案。訊據供稱。伊因無服族弟陶松蘭之妻陶周氏。夫故守節。欲娶爲妻。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向其翁陶偉興商說。不允。伊卽將陶偉興家耕牛船隻搶回。希圖挾制強娶。不料陶周氏聞信忿激。自縊身死。伊將耕牛船隻送還。旋被訪拏獲案等語。并據地保帶同民人陶偉興。補報前來。提訊供與陶加根相同。陶偉興聲稱。陶周氏青年守節。此次投環自盡。已死非命。結求免驗。當以陶加根逼娶孀婦。陶周氏未成。致令自縊殞命。業已供證確鑿。且棺殮已久。既據屍親具結懇求。自應准予免驗。訊供通詳。該犯陶加根。旋卽在監病故。委驗訊詳。批飭核

辦茲據該縣核擬。由府詳經前署江蘇按察使朱之榛。復核轉詳。并請將陶周氏奏請。旌表前來。臣查該犯陶加根。用強逼娶孀婦陶周氏未成。致令忿激自盡。本應按律問擬。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惟陶周氏以茅檐少婦。矢志守節。因被陶加根用強逼娶。投環自盡。洵屬節烈可嘉。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旌表以勵風化。而慰幽魂。除咨部查照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端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奏蘇省仿設存古學堂摺

奏爲江蘇省城仿設存古學堂。以存國粹。而造通材。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維端本所以善俗。溫故乃能知新。環球萬國。文異教殊。政令雖與時爲變遷。而於其國之語言文字。甚至一名一物之微。皆莫不護持而保重之。中國書契肇興。聖經賢傳。炳焉千古。承學之士。罔敢異趣。迺以沿習制科。漸多浮華。而鮮實詣。會時多故。朝廷憫儒術之不昌。徵書院舉業之猥陋。概予停罷。議辦學堂。參用東西各國科學。毅然與天下更新。而欽定學堂章程。仍以重國文存國粹爲綱要。固已本末兼權。體用大備矣。國朝文教昌明。鴻儒輩出。盛于東南。萃于江蘇。如顧炎武。惠棟。錢大昕。阮元。王念孫。段玉裁。洪亮吉。畢沅等。皆治經史詞章之學之尤著者。家學師傳。流風未沫。新學灌輸。以來此邦。碩彥類能率作興事。取精用宏。亦由中學素知體要。故能發揮旁通。觥觥稱盛。各屬所辦學堂。隨時增益。亦復日異月新。惟課程注重普通。自於國文。晷刻稍促。風會所趨。人心厭故。後生小子。於中國文學。率多疎略。甚或試居優等。而一經未能成誦。全史從未寓目。詞章不知體裁。輒用新詞。自喜文義。格塞字體。

訛謬。馴致年滿卒業。轉相授受。勢必譯西書莫究其義。述科學莫暢其詞。不及十年。將求一能授國文之教員而亦不可得。及今圖之。猶未爲晚。查大學士臣張之洞。前在督鄂任內。奏辦存古學堂。分經史詞章爲三門。兼習算學地圖。旁涉外國歷史。博物理化。外國政治法律。理財警察。監獄農林。漁牧工商。各項實業等學。大意多致力於經史詞章。庶國文永存不廢。以補救各學堂之不足。而又兼及科學。以開其普通知識。俾不至流爲迂拘偏執。定章甚善。前事可師。蘇省舊有學古堂。由原任藩司黃彭年創立。嗣于前撫臣陸元鼎任內。借用校址。設游學預備科。現已卒業停辦。臣愚以爲道未墜地。識小端賴傳人。當茲絕續之交。維持斷不容緩。爰即會商司道。及本地儒紳。就學古堂舊校。以因爲勑。仿設存古學堂。禮聘分部郎中曹元弼。翰林院侍講葉昌熾。咨調湖北試用知府前翰林院庶吉士王仁俊。爲經史詞章三門總教。兼延淹通中學。專精輿算各科學之師儒。分任各門教授。通飭各屬。選求文理素優之生徒。備文申送。或衡其著作。或加以甄錄。暫定頭班生。內課住堂六十名。外課附學四十名。業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學。其講授答問。出入修息。冠服飧飯。諸規則均遵照學部頒定學堂章程。其分門分年。專習兼習。及備用書籍各端。要亦略同湖北咨部課表成案。第湖此規模宏遠。限七年畢業。查政務處議覆周爰諏。整頓學務摺內。稱湖北奏設之存古學堂。法良意美。應請飭下各省督撫。參照湖北章程。於省會量力建置。但各省財力不同。或另籌簡易辦法。惟期保存國粹。爲第一義等語。指示最爲明切。蘇省財力支絀。自應遵籌簡易辦法試辦。姑以三年爲節。一切章程。悉師湖北學堂之意。而稍約之。如有篤志之

士不安小就。再學四年。卽於湖北學堂。治經史詞章各法。無不完備。應得援照湖北奏定成案。升送大學。將來可遞升通儒院。以供大用。至所需經費。現時學生僅有一班。需費雖省。學古堂原有之款。尙不敷用。應由司局設法籌撥。此後續選新班數目。尤難遽定。擬并仰懇天恩。俯准作正開銷。以延正學。而維永久。除將簡章課程。咨送學部查照外。所有江蘇省城。仿設存古學堂緣由。謹會同兩江總督。端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在籍分部郎中曹元弼援案荐舉片

再在籍分部郎中曹元弼篤志經學。尤精于禮。撰禮經校釋二十二卷。其他所著孝經學。周易學。論語學。孟子學。及詩箋釋例。亦已卒業。詩書春秋三傳國語各學。尙待覆校。其所發揮。能攝各經之大義。無漢宋門戶之見。惟實是求。今大學士張之洞。曾聘主講兩湖書院。品學久爲世重。揆諸近今。專拾碎義。而取虛聲者。迴乎有別。平日教迪弟子。循循善誘。以道自任。門庭雍睦。鄉黨翕然。查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得陳祖范。吳鼎梁。錫瓊。顧棟高等四人。進所著書。奉 特旨均授國子監司業。儒生稽古之榮。於斯爲盛。近復 特賞湖南舉人王闈運。檢討仰見 朝廷右文崇學。薄海人士。莫不鼓舞歡欣。今曹元弼籍隸吳縣。係光緒二十年甲午科二甲進士。以中書用。捐獎分部郎中。其好學弗倦。研心實踐。爲吳中近數十年來所罕覩。洵屬經明行修。無愧通儒。合無仰懇 天恩。獎給清秩。以勸士林。而敦風俗。除將該郎中所撰禮經校釋二十二卷。咨送軍機處。南書房外。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

訓示謹奏。

■武進縣建造宋臣王安節專祠請列入祀典春秋致祭摺

奏爲武進縣建造宋臣王安節專祠懇恩列入祀典春秋致祭並以其四世孫伯璵附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宋統制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德祐初與張詹守常州元兵攻常安節築柵以守相距兩月不下元丞相伯顏遣使招降拒之城破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不屈遇害贈保定軍承宣使諡忠盡事載常州郡邑志墓在常州府西門內子城廂一圖地方其四世孫明正統舉人王伯璵請選常州教授守祖墓遷兵部武選司主事尋復至常沒遂附葬安節墓側歷遭兵燹墓將蕪沒光緒三十二年郡紳憚彥彬等商之守令釀資修整更就墓傍隙地建造王安節專祠并以其四世孫伯璵附祀請列入武進縣祀典春秋祭祀等情由常州府詳經蘇州布政使瑞澂轉詳請 奏前來臣等伏查王安節遭宋末造誓守危城援絕矢亡卒以身殉其四世孫伯璵追懷先德乞官守墓忠孝萃于一門馨香宜酬百世今該縣官紳追建新祠係爲表揚忠孝起見核與例載歷代名臣賢儒并忠節諸臣建立專祠者亦准官爲致祭之條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武進縣新建宋臣王安節專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并以其四世孫王伯璵附祀以彰忠孝而資觀感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飭部議覆施行謹奏

■蘇省學務經費窘迫無款可籌懇仍准撥關稅摺

奏爲蘇省學務經費窘迫無款可籌仍懇 聖恩准撥關稅以濟急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蘇省前因銅元停鑄。學費無款可籌。經升任撫臣陳夔龍會摺奏請。仍准動撥關稅。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嗣准度支部議覆。准予蘇滬鎮三關六成稅款項下。暫行支給。嗣後不
得再行動支等因。即經轉行遵照去後。茲據蘇州提學使毛慶蕃詳稱。蘇省學費。請撥關稅
銀八萬兩。其大宗用款。一則爲省城大小各學堂及學務公所常年所需。急切待用之款。一
則爲東西洋各國游學生學膳各費。按時匯寄之款。上年奉部准撥。得以隨時應付。幸免貽
誤。本年所需學款。數又過之。提學有興學之責。無籌款之力。一經停解。仰屋旁皇。苟能藉手
有資。何敢再三瀆請。謹就本省公私情狀。悉心體察。有不得不據實籲陳者。蘇省夙號財賦
之邦。近年實苦認派之鉅。司局各庫。悉索無遺。平日籌辦原認之學費。已屬萬分竭蹶。此外
本省新政繁興。在在需款。若再以學費責其另籌。縱心力之俱殫。終羅掘之無術。此司局添
撥之難也。庫餉既無可動撥。則唯有攤派民間。而蘇省民情。實已非常苦累。自各屬設立學
堂。無不徇辦。學士紳之請就地籌捐。其捐之農民者。則有帶征積穀。串票稅契。中金等捐。其
取之貨商者。則有絲捐。米捐。木捐。典捐。甚至雞鴨魚蝦。猪肉茶碗。幾于無物不捐。何能再派
此地方籌措之難也。竊謂學務爲新政根本。蘇省又江蘇要衝。華洋總匯。設因學款無着。遂
至中輟。則不特此後難冀擴充。卽久經成立者。且將停辦。况歐美各國游學諸生。負笈萬里。
資斧更未可愆期。一旦用款乏絕。匪唯有失士心。抑且上關國體。前請蘇鎮三關稅款。部議
不得再行動支。固知關係餉源。亦恐他省援例。唯是蘇省風氣。開通最早。學堂設立最多。出
洋游學者亦最衆。近年以償款至重。認撥至繁。災賑至廣。民力至瘁。尤迥非他省可比。三關

稅收較旺。但請百之一二。俾作培植人才之用。則學務得以保全。閩閩略舒喘息。亦足以仰副朝廷敷教息民之至意。本司籌思至再。惟有仍懇每年照撥蘇滬鎮三關學費銀八萬五千兩。以濟急需。而維大局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竊惟朝廷崇學育才。特設專部。復於各省分設提學使一員。既責以備學之實。即當予以辦學之款。關稅固餉源所繫。而學費亦正用所關。該司所陳各節。委係實在情形。部款所損無多。於學務所補非淺。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飭部核准照撥。出自逾格鴻慈。除分咨查照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端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章考試職官令入法政學堂分班學習摺

奏爲遵章考試職官令入法政學堂分班學習恭摺仰祈 聖鑒事。案前准憲政編查館吏部咨。會奏考驗外官章程一摺。單開凡捐例保舉之道府同通州縣及佐雜各員。除正途出身。及本係高等以上學堂畢業學生外。無論月選分發到省。一律俱入法政學堂。考其文理淺深。分爲長期速成兩班。限年學習。又先經到省者。均嚴行考試一次。一二等者。分別差委三四等者。令入學堂。分期肄習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當經欽遵轉行去後。臣查蘇省原有之法政學堂。係將仕學館改設。經升撫臣陳夔龍于三十二年六月附陳在案。自去冬頭班畢業。本應考選新班第名額太少。規模較隘。江蘇宜途擁擠。人類頗多。若令分班入堂。則遲不及待。如其從新建校。則費更難籌。計惟有添設講堂。擴充辦法。叠經臣札飭藩臬學三司會商。並延聘前禮部右侍郎朱祖謀。爲該堂監督。率同在堂各員。詳籌協議。訂立章程。課表

暫定正額二百名。旁聽員不計數。經費就現時預算。每月所需約二千兩。仍飭司局照案添籌。將來人數加多。添請教習。當須增益。一面由臣督率司道。將在省道府以下各員。分次考試。除不能執筆。文理不通之員。遵章不列等次。咨令回籍外。其考列一二等者。飭令聽候差委。三四等者。暨奉文後。新到省各員。均按其文理淺深。分作長期速成兩班。統于本年五月。先後送入法政學堂。所送員數。與所定名額。已不甚相懸。此外尙有現當差使。未經交卸。及因事請假。現不在省者。仍由藩司飭令隨時投考。與新到省分發月選人員。每月考送一次。以便陸續補送入堂。以資造就。而符定章。至已到省之分。甯差委。新到省之在甯。繳照者。應歸督臣考試。又應歸考試辦法各員。俟屆期另案辦理。除將法政學堂章程。咨送憲政編查館。吏學法部外。所有遵照考試職官。令人法政學堂緣由。謹會同兩江督臣端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癯庵遺稿

長沙陳啓泰伯平

甥張介祉修五校印

浪淘沙

重過武昌

鸚鵡夕陽洲。點點沙鷗。大江日夜自東流。千古興亡多少事。都付漁謳。烟柳繫行舟。莫問前游。一番風景一登樓。騎鶴仙人何處也。此意悠悠。

摸魚兒

自題小象

趁留將鏡中遺蛻。子孫他日瞻拜。刁騷衰鬢。今如許。豪氣昔年何在。君莫嘅。祇一去西臺。便隔仙凡界。蓬山不再算。界汝銅符。十年贏得。局促此形態。書中味不必求他。甚解古懽聊契千載。斷斷漢宋。噉餘子文字。亦輕流輩。詞酷愛。又不近風流。小晏秦淮海。麤疏未改。慣西抹東塗。評量兩宋。却喜稼軒派。

齊天樂

酬周石君集杜五言見寄

邊風吹墮紅雲影。緘來浣花詩句。碎錦新聯。零縑巧綴。一幅天然機杼。金城漫詡。怕晉帖唐臨。江東偷據。却怪涪翁。百家衣笑半山語。新聲還繼。秀水篋中。蕃錦集編。又何許。杏谷吟簫。蘆河譜笛。忙煞勾湖盟主。相思寄與。悵隔斷吟朋。太行勾注。甚日西牕。遲君同話雨。

前調

櫻桃和石君韻

玲瓏削縷穿珠顆。聯成孟韓佳句。翠縮餘春。丹流早夏。艷說華林千樹。瑛盤細數。悵飲罷餘

釀歲韶輕負。賦筆蕭郎。惠文冠合掛神武。長安會門宴席。儘朱甜紫脆。紛錯觴俎。聽講同餐。垂檐解結。消得銀甌。丰度愁看汝。似笑破樊姬。茜茸吹吐。小玉當年。絳雲無恙否。

前調

周石君以題畫詞見寄依韻答之

畫圖消領林塘趣。蠻賤頓緘愁稿。雁字詩痕。魚天夢影。都被涼簫吹落。作法餘音尙遠。說舊日盟鷗。盼催歸棹。闊絕江湖。倦鴻天外幾時到。星星華鬢漸改。問狂襟醉墨。題恨多少。笛譜鴛調。其淑儷工詞。琴裝鶴伴。輪與烟波垂釣。沙棠製好。試背指荒碕。菊花開了。莫負青山。片帆秋掛早。

綠意

芭蕉和石君韻

風纏露沐。仗甕籬短。短。遮斷炎熇。鳳尾陰添。莫誤苔痕。瑤階染徧濃綠。秋來慣響蕭蕭雨。攬客夜樊川。眠獨趁碧雲翦。簫吟寄與翠縑盈束。何事愁心暗卷。聽鶻訴未了。鶯嘆還續。遠宦難消。嬾賦游仙。醉看餐花溪鹿。鸞枝已醒羅浮夢。更莫問舊栖龍竹。伴雪中。僵臥哀安。倩寫右丞圖幅。

摸魚兒

和石君韻

睽楓。羨暮秋烟港。頻年多負吟賞。涼蟾解慰鄉心苦。送我夢歸湘上。門掛網。認老樹江村。聽慣漁家唱。星辰夜朗。更倚笛橋。推篷月岸。好句覓三兩。思疇曩。同伴離情。惘惘天涯應念塵鞅。家園拋撇。緣何事。贏得菊荒松長。閒佇想。算伴我銷凝。絕塞惟沙莽。秋鴻遞響。趁料理歸裝。呼來釣艇。雲水弄雙槳。

醉太平

香殘茜襟。涼低翠簪。簾前小雨愔愔。壓梨花夢沈。鶯拋綉鍼。鸞停素琴。一鷗啼近樓陰。和東風怨吟。

齊天樂

題俞亦仙臥遊圖

少文遊屐天涯徧。江陵病歸拋去。剔蘚雲巖。攀蘿月磴。回首鴻泥無數。丹青快靚。訝兩戒山河。一朝庭戶。理罷瑤琴。倦眠仍在嘯吟處。千秋同調有幾。甚龔黃政美。偏寄遐慕。絕句龍標。清詞石帚。寫出烟霞情愫。携筇徑阻。算夢狎漁樵。當還鄉土。睡枕翻愁。早衙催畫鼓。

調金門

聲不住。春在亂鶯啼處。簾外海棠開半樹。芳心如欲訴。知是憎晴妒雨。道乞雲陰護。取偏又綠章無一語。誑言春不許。

卜算子

草色漸青青。減了梅花韻。道是春來不稱情。殘雪都消盡。睡起怯開簾。樓角東風冷。道是春來果稱情。芳訊全無準。

高陽臺

雨夜和韻

鐸語沈秋。琴心隔雨。雲陰晚幕涼天。悔種芭蕉。蕭蕭響徹層軒。宵寒不耐羅襟薄。漸催添半臂。輕綿。顛星星碧蕊昏缸。淒伴愁眠。糝糊一枕春明夢。記芳期絡馬紫陌塵喧。幾度西風。暗中偷換流年。重來便續蘭宵話。怕當時徑渺。蘅烟更休。題冷隔紅樓。玉珮空捐。

金縷曲 有寄用周石君感舊韻

細雨丁簾底。悶無慘紅蕤倚倦。欲眠還起。八尺桃笙冰樣滑。不道宵涼如水。念往日歡儔餘幾一。秋蓬消息斷。便零星夢影都休矣。誰更把玉鞭指。綿綿舊恨何時已。憶朱門梨花一樹。曉雲春閉。早說禪心沾絮定。那又情難遣。此空悟到蘋花身世。好倩賓鴻將翠簡。道年來薄宦低豪氣。君試取洞簫倚。

虞美人 中秋客夜

涼更細數空廊度。袖泣然花露。雲陰搏做客愁天。知是今宵人月幾家圓。木樨屏底釵光膩。影事零星記。鑪香不斷嬾相思。夢也和烟飄墮一絲絲。

鵲橋仙

尊前濁酒。枕邊孤劍。夜夜夢吞胡虜。古來麟閣幾儒冠。祇贏得頭顱如許。鷗盟負也。鴻飛倦矣。莫待催春杜宇。綠萸青笠釣魚竿。好歸弄湘江烟雨。

醉太平

鴛屏燕噴。鸞銷麝熏。畫中猜喚真真。倚東風那人。爐烟鏡塵。簾波篔簹紋。綉叢低亞花雲。是春痕夢痕。

高陽臺

倦柳扶涼。凋梧墮暝。飄來何處商音。病裏愁邊。翻成一調淒琴。鬢雲描盡春人影。甚黃昏冷抱秋陰。墮星星。意也闌珊。夢也銷沈。齊宮莫問當年事。怕墜歡如葉。話到傷心。玉鬢銀牀。

暗蛩偏助哀吟。西風幾日長亭道。便荒烟衰草寒林。訴聲聲。別未多時。瘦已難禁。

念奴嬌

雲中懷古

方山北望。障鮮卑西部。烏桓南境。當日控弦過十萬。蠻觸紛爭無定。鹿苑成塵。龍堆罷戍。誰問飛狐嶺。韓陵片石。近添多少新詠。遙憶捺鉢宵屯。承天遠御。壓鬢宮花靚。今夜無憂坡上月。還似那時粧鏡。鳳去台空。玉壘銀牀。一例荒烟。巨邊城坐聽。暮笳猶自悲哽。

齊天樂

晉陽懷古

連城舊擁山河壯。風雲帳前奔走。荆棘銅駝。塵沙鐵騎。未了中原爭鬥。三垂把酒。歎事業蹉跎。英雄白首。鼓角鐙前。百年歌罷淚盈袖。鷓鴣兒難得。虎子潞州軍破日。山谷聲吼。鞠部調鶯。梅田縱馬。祇惜貽謀非舊。金錢爲守。算廟矢還時。老奴真負。弔古祠荒。影堂今在否。

太常引

游晉祠

春游何處。安吟鞭。地喜晉祠偏。十里杏林烟。恰比似桃源洞天。危柯倚閣。小橋橫沼。碧玉古時泉。魚躍浪珠圓。共誰語。濠梁妙詮。

蝶戀花

度雁門關

曲澗危波連復斷。直到層巔。風景關前判。馬上驚心秋已半。南飛纔見銜蘆雁。塞草邊沙。經眼慣勾注山靈。可識行人倦。鈴鐸郎當催向晚。湘天一角鄉心遠。

浣溪沙

元夕

月色微茫不肯明。從他燈火鬧傾城。綵雲低護一團春。翠縷金光舒夜錦。鈿車寶馬蹴芳

塵。有人閒坐譜新聲。

阮郎歸

瓊觚閒弄便愁春。春愁愁煞人。山盟猶記語叮嚀。情知真未真。從別後。到於今。思量傷妾心。妾心郎意果分明。拚他愁更深。

摸魚子

欒城旅夜

又無端一襟塵土。匆匆遊徧燕趙。携家早歲經行地。情事眼前堪道。春正好。記醉墨題詩到處。留鴻爪。韶華易老。歎此度重來。鏡鸞何在。腸斷旅眠悄。黃門悼。幽恨綿綿未了。傳言難託青鳥。芳魂忽墮。羈孤夢。多訴別來愁抱。還一笑。問可有閒情。更譜求鳳調。荒鷄唱曉。恨鈴語鞭絲。擾醒殘睡。重理復驚覺。

念奴嬌

病中得仲弟書

嫩寒猶怯。問東風。簾隙春來幾日。病待春蘇。春又病。愁恨滿襟堆積。瘦管拈芳。涼簫語夢。算許閒將息。元霜搗盡。素娥誰倩偷得。聞道雲棧書來。平安寄與。河鯉雙盈尺。睡起從頭親折看。說向萱幃歡劇。紫陌趨朝。錦堂歸覲。來作燕遊客。聯牀風雨。夜深重話情密。

蝶戀花

泊臨清

旅泊清談誰與共。賴有詞仙。伴我傾香甕。一穗短檠凝不動。今宵篷背霜添重。官柳年年迎復送。閒恨閒愁。總是伊搏控。楚岫忽聞丹穴鳳。新來又作觚稜夢。

減字木蘭花

遊蓮池和小汀叔韻

招携羣少。莫惜尊前拚醉倒。官職詩名。輕重心頭試一衡。扶筇捉麈。况復斯游多舊雨。一語問君。應勝山中臥白雲。

水調歌頭 贈羅願循

朱紫半腐臭。千載一江東。詩徒方外齊皎。文亦馬班工。萬卷祇今安用。眼看橫流滄海。倚劍氣如虹。大醜起高論。謾謾坐生風。身骭髀。心突兀。萬夫雄。恨君相見何晚。別去又匆匆。努力湘陰事業。四海子由予季。政爾策平戎。白髮老何羨。天外數歸鴻。

南歌子 題馬東垣來禽壽母圖

衰蔚仙衣楚。緗暉女錦鮮。庭梧翔集捧觴年。應共添籌海鶴舞蹁躑。馴雉覘童異。祥鳥感吏賢。花絲雙鳥曠金萱。早又扶風佳話海東傳。

摸魚兒 留別吳擊甫用辛稼軒韻

瞻東皋。一犁烟雨。柴桑今賦歸去。三年池館清遊地。勝侶招邀無數。君好住。儘抵似鴛波一舸。吳興路。臨漪笑語。看得意禽魚。閒關撥刺。那會別情絮。功名事。千古儒冠總誤。名山寂寞誰妒。河汾將相從遊盛。一一相思難訴。中夜舞。要踢倒三山捲地。還中土。陽關調苦。怕舊苑梁空。秋雲作暝。愁絕燕巢處。

風入松 東明工次作

夕陽烘柳萬絲明。一派亂蟬聲。玉虹穩臥晴沙遠。秋原莽。滯穗縱橫。倦枕初驚雁到。一任鴉爭。巡方都水兩無營。閒坐晚風清。日程偶輟蟲魚課。穿花徑。還寄吟情。淨室香爐茗碗。涼

宵菊枕蓮藥。

滿江紅

席間與友人論詞

今夜尊前爲默數。千秋詞客。應除却。旗亭勝侶。沈香仙伯。一自金荃開豔體。南唐西蜀彌纖。仄直沿流爭唱。柳屯田。風斯極。秦與晏。喧歌席。坡一變。融詩筆。怪當時樂府。俳謠錯出。南宋名家何婉約。姜張吳史。工堪敵。但誰饒。壯語壓辛劉。鏘金石。

水調歌頭

寄懷王益吾

一別十三載。况復信音疏。知君眠食安否。豪興近何如。默數平生交好。獨子情投總角。作去聲子亦最親余。那不重相憶。魂夢與縈紆。子今者傳世有等身書。詩文都若干卷。蒐輯特其餘。古義羞稱賈孔。儒術深窺荀董。豈便老田居。海內望安石。絲竹漫嬉娛。

雜纂

夢蕉亭雜記

庸庵居士陳夔龍後石

丁未七月。余在江蘇任內。升授川督。所遺蘇撫。以浙撫張君曉颿會敷調補。川黔接壤。余去鄉已廿六年。爰於具摺謝恩時。附片奏乞賞假三月。回籍省墓。時張君以辦理秋瑾一案。不無操切。大拂江浙人士之意。撫蘇命下。江南士紳。專電阻其來蘇。張亦請假就醫。余入覲。情殷歸思。正切。專電樞廷。請以蘇藩陳君伯平啓泰（戊辰翰林）護理撫篆。以便尅期交代。入京祝嘏。（時值慈禧太后萬壽）奉旨俞允。電音傳來。詎江督端忠敏公。以事前未經知照。意頗不懌。而又無從與余作梗。乃密電樞臣張文襄公。謂伯平嗜好甚深。不堪封疆重任。力保鄂藩李君珉深堪以升補。遞遺鄂藩。請以鄂臬梁君鼎芬補授。維時文襄新入政府。李梁二君。乃其舊僚。端意在迎合。希冀動聽。文襄持端電。傳觀樞垣。諸公項城袁君世凱笑曰。伯平是否吸烟。尚在疑似之中。若少東（岷深字）之痼疾甚深。余在津親見。詎午橋（忠敏字）竟不知耶。目前已有電旨。令伯平護理蘇撫。實任應簡何人。俟升任川督。陳筱石制軍到京。面詢伯平精神如何。再行請旨辦理。文襄意亦謂然。其後伯平果拜真除。在余原不敢居功。而江左諸君羣起與之爲難。平伯忠厚長者。何堪八面受敵。卒之遇事拂逆。齎志以歿。靈柩回湘時。余適在武昌。曾親詣舟中祭奠。揮淚送之。而與彼作梗者。不數年間。大而禍國。小而殺身。竟無一令終者。伯平有知。當亦含笑於九原也。

■ 郡齋影事

何剛德 肖雅

彼帥既行。陳伯帥卽以蘇藩署理。旋卽坐升。帥以戊辰翰林轉御史。參劾雲南報銷案。直聲震朝右。嗣簡知府。積久始遞擢封疆。嘗謂予曰。我爲首府十年而始晉一階。升沈之事無足介意。時作慰藉語。平時意氣固相投也。及升撫後。蕭規曹隨。接洽公事。自無所隔閼。惟察吏大權毫無假借。一日出有差事。如彼帥之例。問余意中有人否。余曰。當時彼帥有看門簿一法。蓋仿行之。乃取門簿揀選一人而罷。因謂余曰。我意中非無人。但因京信一攬遂不免鬧起癍來。蓋其時京信風氣已漸發達也。又有一監司素負時名人。亦質樸。似不失爲君子。帥談及每菲薄之。余曰。某監司頗有時名。且才長綜覈。當非庸碌可比。帥曰。某監司我曾與同官。且有交情。某鉅公憐其貧。撥賬款六千金以拯之。渠辭受難決。請示於我。賬款豈我輩所忍沾潤。某鉅公不足責。渠素崖岸自高。乃以此事與我商。可否其視我爲何如人。且其自視又爲何如人。我是不齒之。余聞之恍然。帥嚴於嫉惡如此。依然當日臺諫風骨也。

伯帥守正不阿。與端督素不融洽。上海蔡道素亂於嫉惡如此。伯帥專摺奏劾。竟不能動。蓋其時親費用事。朝政已不循軌道。瑞莘儒藉伊戚。澤公勢力日益驕橫。蘇州駐有兩標陸軍。本歸巡撫節制。藩司何能過問。渠囑余轉達。要其私人陳得龍爲總統。伯帥堅執不允。渠憤不能平。此後遇事齟齬。余亦不能盡悉。卒乃託病請假。移居上海。謂非坐升蘇撫決不回任。其狂悖如此。當時親貴固屬驕縱。而一班依草附木之徒。氣燄尤爲薰灼。安得不激成鉅

變哉。

社按辛儒瑞激之號後督鄂棄城逃走親貴指慶王奕劻也澤卽載澤

伯帥以便疾纏綿漸致不起人謂其爲端瑞氣憤而死實不盡然但以朝綱紊亂老臣受恩深重安有不積憂成疾者當其病亟時仍接見僚屬神志不替余時往問視因曰生平最佩服古人勿繫念既往勿悠悠現在勿希冀將來之言請書此三語以資隨時省覽意欲得其墨寶留爲紀念不便明言耳遲日往取據其侍者云昨日已研墨拂紙卒以無力搦管而止數日便薨於位余輓之曰結竿身世辜青眼鶴市陰霾隕大星蓋時近端陽連日陰晦也身後蕭條爲之料理歸櫬盡心力而已

伯帥出缺瑞居然坐升可謂如願相償矣由滬回蘇接印趾高氣揚一意驕倨公事毫不聞問悉委幕友有一夜幕友出外冶遊吳縣查夜遇而呵之不知其爲李將軍也明日大發雷霆竟告藩司撤其任藩司力阻乃止日以余素袒撫而貌藩屢欲繩余短卒無如余何其實渠得隴望蜀甫升撫又欲升督專意運動已視蘇如傳舍不數時卽升鄂督去親貴徇私納賄不畏人言思之猶堪太息也

平齋話夢集感舊懷賢詩二十二首之一

何剛德

陳伯平中丞啓泰公以名御史出典郡洊擢封疆老成持重守正不阿與余極相得具詳郡齋影事其時端督方瑞升藩激蔡滬道乃煌皆恃奧援隱相陵躐公皆優容之

三人後俱不得其死。而公獨善終。天道固昭昭也。

屹然雅俗鎮吳中。未改臺端謬。風選將大權甯肯替。（瑞升藩以標統人選。強行干預。公峻拒之。遂悻悻告病。）燭奸明鏡孰能蒙。相憐老守懷同病。（公會任首府。十年不調。時舉以相慰。）盡瘁孤臣矢厥躬。撼樹蚍蜉徒自斃。輸公獨以令名終。

太一遺書

禮陵甯調元仙霞

長沙陳伯平中丞居臺諫日。發王文韶劉長佑奸利事。各退閒十年。聲譽震天下。開府江蘇。嫉惡性不少減。摺劾漢奸蔡乃煌。不去。鬱鬱以終。公不負政府。政府實負公也。湘潭王壬秋先生輓之云。抗疏劾三公。晚傷颺鼠。千鈞弩。治生付諸弟。歸贖鵝羊二頃田。恰當其量。栗然而止。不溢一辭。昔人稱王平甫輓某公詞。九月霜風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爲輓詞絕唱。實不盡然。陳銳輓之云。負直聲海內。歷仕三朝。若論前席文詞。高才不讓長沙賈。感知已平生。又弱一個持語。吳中父老清節何如豆腐湯。其餘如張仲沂云。一官中外成孤立。數語平生感久要。蓋謂中丞撫蘇。事事爲江督端方。蘇藩瑞澂掣肘。常鬱鬱不樂也。王仁東云。十載諫官風骨在。三吳名宿網羅多。則指朱祖謀。鄭文焯等也。中丞敷歷中外垂五十年。宦囊水洗愛客下士。尤其特性。贛藩劉春霖致其大公子書。至方諸湯文正。并以進善去惡。善繼先志爲辭云。

陳氏支譜按。宣統辛亥八月。湖北民軍起義時。瑞澂督鄂。聞變。潛逃海外。端方伏法。四

川蔡乃煌于民國五年以反對共和違犯烟禁伏法于廣東。

勵志齋日記

張介社修五

奪仙霞先生調元醴陵人有太一叢話登于帝國日報傅君鈍根錄出編爲五卷此節所錄（見前）卽其第五卷之文也社讀陳氏支譜見所引寥寥數語初不知奪何許人也同事卜芸庵祕書篋中適有原本乃假錄之其中又紀中丞公輓張文達公百熙聯云三世紀羣交忽驚箕尾神歸聞笛山陽增舊感一時燕許望共惜斗杓光黯舉幡太學有餘哀公以文章名世而東鱗西爪所得僅此不禁黯然

己酉夏社于役鷄林得舅父病耗乞假馳歸省侍比抵滬聞公已薨翌日馳蘇哭奠擬綴輓詞而哀戚不能成章乃勉占數語云趙忭清名動天聽况政聲卓著植品端嚴尙有新頒金闕詔羊曇往事感生存更孤露自傷銜哀鬱結那堪重廢涇陽詩時先君窀穸未安故云先舅父生有異稟額角一白印襁褓中卽能指天地二字稍長資質敏捷文試輒冠其曹生性孝友十七失怙家貧食衆卽幕遊于外館穀所入悉致之家不私儲黍後歷任大同大名保定十餘年廉俸所餘亦均寄家比以憂歸乃無卓錫地僦居東牌樓宴如也兄弟五人數十年無幾微忤自奉極菲每食園蔬二三事非宴客廚無珍饈一敝裘數十年其刻苦有非寒士所能堪者而甘旨之奉不匱周卹解推無吝色誓不以多財遺子孫曰家本寒素深受國恩媿無以報其敢自封以忝祖德而損子孫之志且以清白貽之所得亦既多矣比薨于

位。內室僅餘四百金。身後幾無以爲斂。僚友知交。深悉窘狀。皆從豐致賻。乃克歸葬。此余妻弟盧鼎臣目覩。而爲余言者。王湘綺師輓詞。治生付諸弟。歸賸鵝羊二頃田。蓋紀實也。

公以戊辰翰林入掌烏台。慨然有澄清之志。甫匝月。疏十餘上。皆關國家大計。或大臣疆吏之尤溺職者。如萬青藜之軌法。雲南報銷之贓賄。內而樞臣。外而督撫。悉千嚴譴。朝右側目。與當時黃漱蘭。寶竹坡。張幼樵。鄧鐵香。洪右丞。諸先生。齊名。有黃寶陳張之目。故于蔡乃煌之紊亂財政。嚴叅不貸。猶是當年風骨也。

公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政餘輒手一編。問以小詞。自遺少精選理。喜音韻訓詁之學。手鈔無慮數十鉅冊。三十以後。卽絕不復道。並戒諸子曰。此欺世盜名。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也。然初學又不可不略識門徑。但勿沈溺。以自欺而欺人耳。今世科學較有用。一班學子。動輒土宜經傳。充其弊。恐數年後。求一中文教習。不可得。故蒞吳之始。卽奏設存古學堂。以保國粹。謂當絕續存亡之交。誠不免譏謫。但求有濟。他所不計也。書法米南宮。得其神似。所臨書譜。其家曾付石印。湘工技劣。殊失廬山面目。後擬續印。亦因循未果也。

公寢疾。僚屬多往省視。一日左廉訪孝同來坐。稍久。公語之曰。子翼汝名家子。時局如斯。非一二人所能挽。宜急流勇退。爲佳。當以爲憤激語。逮國變。左在蘇大受窘迫。始服公先見其言。蓋有所指也。

公撫吳之始。值梟匪借鬧漕案。鴟張方事之殷。騷動數省。公指揮若定。坐鎮雍容。不一年。克殲巨夥。核計軍資。不過二百萬。又當籌備憲政。事無巨細。必躬必親。體氣因之大耗。時患瀕

血。又遇兩宮升遐之變。內則感念恩遇。隱痛悲哀。外則撫輯軍民。戢奸禁暴。心力旣瘁。形神俱傷。復力疾視事。以致不起。外間揣度。謂困于羣小。憂忿成疾。不知公學養素醇。每以未臻儒者氣象爲歉。豈復以橫逆之來。而有所動于中。特爲國除奸。不得不爾。否則于人何所不容。寧以是撻其心哉。亦淺之乎。測公矣。

校印先母舅中丞公遺稿跋

清宣統己酉。先母舅中丞公薨於位。社時于役鷄林。聞病歸覲。五月中抵滬。則公已先逝矣。馳蘇哭奠。未命未聞痛哉。社髫齡失恃。公敷歷中外。天南地北。不獲趨承。光緒庚子。擬返原籍。鄉試。公方卸滇藩篆。奉諱家居。乃繞道湘垣。一親顏色。公執手端相曰。大有母風。又獎借多詞。留之食宿。忽秋闈停止。遂肄業嶽麓。時以課藝呈閱。公嘗謂六舅父葆森公曰。張甥勤學好問。三姊有子矣。嗣社囊權辰陽。公旋開藩吳會。社至蘇進謁。公留佐幕府。社志在遠遊。以圖建樹。公乃函介於朱經田撫軍。手書延譽。備至。幕僚張次珊語社曰。方伯荐書多矣。未見有若斯懇摯者。君其勉之。自愧鴛庸。竟辜期許。恩知莫報。感慟實深。逮公喪葬事畢。卽力促諸表弟。哀刻遺集。輒以蒐輯整理爲辭。社乃於養直吉六兩弟處。乞得殘稿數紙。携之行篋。垂二十年。每念昔賢相知。誰訂吾文之語。及俞曲園先生彌留。以多印文集囑友知文人結習。今古同然。雖公之傳後。自有其遠者大者。而社則舍此無以仰酬高厚。連年共匪騷擾。閩湘藏籍。全付劫灰。先君先叔遺稿。同歸于盡。引爲深憾。社已年將七十。待公全集之成。河清難俟。一日溘先朝露。則此零縑斷簡。將隨荒烟蔓草。以俱沈。所謂知我一生報公千古者。

殆成虛願。初恐劖劂力有未逮。先由族姪蟹蘆肅政。屬諸友人。選錄詞鈔。刊登雜誌。又爲介于何平齋省長。陳筱石督部。梁衆異祕長。賜以弁言。復承友人代印。其展轉鈔錄。則歐陽次鍾游蘭勳。兩外姪女也。謹書之以誌感。往再廿載。夙志始完。其公在天之靈。所默相耶。抑亦佛家時節因緣之說也。乙亥孟秋。甥張介祉修五氏謹跋于滬濱護生報社。

後序

先伯外祖大中丞陳公伯平。品學政績。彪炳一時。鍾生也。晚未親警欵。往年受業於張表舅修五師之門。講習訓詁之外。諄諄以敦品力學相勗。一日以公奏牘詞稿屬鈔。覺其憂國憂民之意。溢于言表。讀之不忍釋手。桂苒十年。久違函丈。近聞殺青將音。令作跋語。鍾自維之無龜識。學業未成。何能仰測高深。惟伯外祖清風亮節。騰譽寰區。惜其文章不多見。今表舅能壽之梨棗。俾後之讀其文者。於以想見其爲人。仰止高山。景行深切。表舅其亦無慚於宅相矣。課餘謹綴數言於末。時乙亥孟秋。外姪孫女歐陽次鍾謹跋于湖南大學。

是編鈔錄。展轉數手。急就成章。未遑校對。值共匪之亂。倉皇出走。久未省覽。年來旅滬。于友人處。得讀陳何兩公筆記。又鑒于閩湘藏書之損失。棖觸予懷。亟謀付梓。冀永其傳。乃檢閱一過。葛公夏五。訛脫殊多。不得已。于未完者。去之。舛訛者。缺之。所幸名震一時之兩大奏案。均完全無缺。至其籌策越南。早圖固圉。條陳時事。燭照先幾。舉賢才。則珊瑚珍珠。求輔弼。則賢嘉契合。設存古以保國粹。覈平價以賑災黎。凡利國恤民。荐賢養士。諸大端。已略備於。是雖非全豹。亦可略見一斑。惟公一生行事。未得一佳傳。深爲

遺憾。自愧學殖久荒。故交零落。卽其體例不諳。裝潢不雅。亦心知之。無從就正。且限于財力。惟求其文字之流傳。餘均在所不計。知我者其能諒我也。書成并記以誌歉。張介祉又記。

清詔安縣教諭張君墓誌銘（慈利吳恭亨悔晦堂集）

智足以殖財。勇足以開物。讀書植行。生季清右文重科舉時代。而浮沈倥傯。書名止於鄉舉。歷仕止於儒官。窮老兀兀。無尺寸功名。以相表襮。亦可謂天下文士至願領者矣。吾銘詔安教諭張君之死。竊不禁爲之廢書三歎也。君福建永定張氏。諱惟馨。字升香。咸豐己未恩科舉人。大挑知縣。歷官延平府學南平尤溪縣學各訓導。詔安縣學教諭。以清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年八十二卒。卒之五年。其中子介祉。以狀督文埋石。狀言君在官勤於迪士。月課外。別督以詩古文辭之學。曰非徒角藝爲藉收放心耳。教人以勵志學聖賢爲恆言。暇輒輕車周巡鄉里。與講孝經。見孤寒子弟可資造就者。多方誘進之。俾躋于成。而後已。爲人樸質嚴重。顧不絕物爲崖岸。出門昇行。徒步嘗居半。或以請曰。彼昇者。亦人也。南人不習騎。用以代步。物力尙當惜。奈何視人如畜。豈有德者所爲哉。又嘗經行市樓下。樓上人傾水沾君衣淋漓。其人愧愕。則徐曰。請後弗爾。他人或不汝恕。君少貧。乏服習許魯齋治生之訓。以所居永定當閩邊巖險。無可增進富力。則漫遊長江流域。諭漢口爲商場中心點。就衍其術。創東壁垣書肆。轉販文明爲普通之輸入。居有頃。業大蕃息。更推行于湖南澧縣之津市。及其西之慈利。大庸。列塵轉輸百貨。千里銜接。支鋪林立。方是時。歐人商戰之政策。我國上下尙茫無覩見。自外原富之書。天演競爭之論。及哥倫布冒險覓地。以汲汲謀殖民。濬富源者。其學說一切未之前聞。君以一書生。不階尺土。蹕起窮隅。凡所經營設施。幾無一不與歐先哲

相。昭。合。焉。嗚。乎。亦。雄。矣。哉。今。日。我。之。寐。患。實。病。財。窮。顧。財。果。真。窮。也。耶。特。淆。亂。素。雜。舉。國。士。大。夫。都。無。有。理。財。之。學。識。耳。以。君。之。智。勇。使。少。緩。須。臾。無。死。衍。所。經。驗。以。徧。詔。來。者。要。未。必。無。救。萬。一。而。惜。乎。其。不。及。待。矣。君。祖。上。璵。父。守。中。娶。王。氏。陳。氏。程。氏。子。七。介。福。介。祺。介。禧。介。祉。介。祐。均。縣。學。附。生。介。縱。介。祚。中。學。生。介。祉。候。選。通。判。署。湖。南。宜。章。赤。石。巡。檢。從。予。學。列。君。狀。求。銘。者。也。女。四。適。林。吳。陳。盧。孫。五。瑞。先。瑞。珍。瑞。湘。瑞。湖。瑞。麟。孫。女。八。曾。孫。三。君。卒。之。明。年。權。厝。翰。窠。祖。墓。側。壬。首。丙。趾。又。三。年。中。華。民。國。三。年。四。月。慈。利。吳。恭。亨。追。爲。之。銘。銘。曰。學。足。以。康。世。之。屯。才。足。以。殖。富。於。民。乃。塵。塵。以。八。品。卑。官。終。其。身。格。蘭。斯。頓。獨。焜。耀。于。西。隣。無。謂。秦。無。人。有。而。俾。湮。沒。于。下。位。嗚。乎。盍。考。吾。銘。文。

附 錄 先府君遺著書目

勵志齋詩文稿 今古文鈔總目 司鐸錄 先賢粹語 日記 本草類情 醫學類編
以上均未付梓。而罹于漢口戊戌大災。遺稿殘叢。正待蒐輯。而閩湘兩寓。遭共匪之亂。同
付劫灰。其輯刻有經史讀本 勵志齋叢書 鄉會墨約鈔 墨選純一 鹿鳴試帖
廖廖言 二十二史感應錄 感應篇直講 水經注及自製東壁垣通書等版片。雖同
歸于盡。然已通行一時。家有其書也。

張母陳夫人墓誌銘（慈利吳恭亨撰）

夫人。長。沙。陳。氏。清。江。蘇。巡。撫。啓。泰。之。姊。也。年。三。十。二。嫁。福。建。詔。安。縣。教。諭。張。升。香。惟。馨。爲。繼。

室子一曰介祉。候選通判。署湖南宜章。赤石巡檢。嫁六年。同治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年二十八。卒。葬長沙南門外高家井。夫人幼嫻母訓。通經史。工詩。介祉生五歲。教以識字。間授毛詩。文選。皆能上口。詔安君故老儒。著書滿室。經文史集。有疑問。僻義未曙者。必以諷夫人。夫人遽檢某書某卷示之。不悟銖黍。姑臘高。多拂鬱。夫人每侍。則爲之舉古今忠孝節義某事某事。奇愕可喜。怪者斤斤道說之。姑嘗語人曰。自吾得陳氏婦。不劫謁一師。老境今不寂寞矣。顧人或有以文字請業者。則必峻拒之。曰。內言不出。婦人女子。偶拈文墨。備記事耳。何足與言。上下古今。張于閩。爲文章。右族。詔安君承之以樸學。夫人始來歸。其弟巡撫君方在翰林。爲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并擅有時名。內外家隆。隆鼎盛。旣若此。而夫人左右其次。文采又確。自斑斕。班姝之史。謝妹之詩。稱之無愧色焉。顧乃終摛謙不自有其識。蓋閔矣哉。嗚乎。今日內國競言女學。亦喧喧徒縵外爲名高耳。持較夫人之闇然其德。相去之遠。未可以道里計。然則夫人之不留其身以爲女界存正鵠。亦終吾種之缺陷而已矣。張氏之系。予誌詔安君墓。已備述之。茲不著。中華民國二年四月。慈利吳恭亨追爲之銘。銘曰。

教子正事。夫莊孝父母。及姑。孀德所鵠。閩與湘。止中壽。天茫茫。葬斯井。樂且康。峨峨石。長沙旁。欲有考。吾銘詳。



癸庵遺稿附墓誌

